



正覺電子報



正覺電子報第32期 2006.6.10

菩提之性則無分別，無分別
智分別無窮。

《金剛三昧經》

The *bodhi* nature does not discriminate;
however, the non-discriminating wisdom
does discriminate without limitation.

The Diamond Samadhi Sutra

有證得初禪的凡夫，沒有不證初禪的三果人，也沒有不證初禪的慧解脫阿羅漢。

(《阿含正義》第七章第二節，本書即將於2006年8月底陸續出版。)

There are some ordinary people who have validated the *first-dhyana*, but there is not a single third-fruit person who has not validated the *first-dhyana*, neither is there any *arhat*, of wisdom liberation, who has not validated the *first-dhyana*.

(A quotation from Section 2, Chapter 7 of *The Correct Meanings of The Agama Sutras*. Volumes of this book will be published one after another from the end of August 2006.)

正覺電子報第32期

本期目錄

- ◆ 鈍鳥與靈龜（七）----- 平實居士 1
- ◆ 將佛法世俗化、淺化的證嚴法師（六）--- 正光居士 22
- ◆ 《我的菩提路》（十七）----- 劉惠淵 39
- ◆ 《正覺電子報》讀後感 ----- 正山 48
- ◆ 信願行思禪 ----- 白衣 51
- ◆ 詞曲二首 ----- 融熙居士 55
- ◆ 難以轉易的常見見 ----- 正一 57
——普陀山求法交流紀行
- ◆ 依自業力活—波斯匿王女善光緣 —— 佛典故事選輯 68
- ◆ 般若信箱 ----- 73
- ◆ 請大家發心救護佛弟子 ----- 95





(連載七)

第五章 法離見聞覺知，但不應滅卻見聞覺知

諸方大師未悟、錯悟者極多，往往誤會法離見聞覺知之經文意旨，教人滅卻見聞覺知心，或將覺知心住入離六塵境界中，以之為悟，所以錯悟者極多之事，古今皆然，非獨今時方如是也！有文為證：

五祖法演禪師會中，有僧名法門。入室次，祖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門云：「法門即不然。」祖以手指云：「住！住！『法門即不然』作麼生？」門於言下有省。後至東林宣祕度和尚室中，盡得平實之旨；門一日持一枝花，遶禪床一匝，背手插於香爐上曰：「和尚且道：意作麼生？」宣祕累下語，門不諾。經兩月日〔此句應以閩南語讀之〕，遂問門曰：「爾試說看。」門曰：「某甲祇將花插香爐上，是和尚自疑，別有什麼事？」（《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

法門法師乃是在東山五祖法演禪師門下，只一句話的機鋒下就悟入者，但他並不出世弘法。後來因為東林宣祕和尚開法度人，在當時頗有名氣，遂依止於他，繼續學法，得到東林宣祕的全部法旨。有一天，法門法師知道宣祕悟錯了，有心幫助他，所以持了一枝花，進入宣祕和尚的寮房，遶禪床一匝以後，就背手把花插於香爐上，接著就問宣祕和尚說：「和尚！您且說說看：我的意思是什麼？」宣祕不斷的出言講述，但是法門法師都不曾說一句首肯的話。經過兩個月以後，宣祕和尚卻還是不肯承認自己悟錯了，憑著師父的身分而籠罩法門法師，向法門說道：「你試著說說看。」法門法師見他捨不下身分的執著，我見還很重，不肯承認自己悟錯了，根本就不該有悟入的因緣，所以就放過他，只是輕描淡寫的說道：「我只是把花插在香爐上，是和尚您自己多疑，認為還有別的什麼事情，其實並沒有別的什麼事可說。」

如是輕輕放過，把這個公案了結了，宣祕和尚就失去證悟的機緣了！由此公案，可見大師籠罩學人的事件，自古以來就一直是層出不窮的；假使宣祕大師沒有慢心，不是以籠罩的方式要求法門法師說出悟處，而是以誠懇的心意明言不懂，請求法門法師幫助他悟入，法門法師又豈有不肯幫忙的？但是因為慢心所障、面子所繫縛，就失去了證悟的機會；平實此世之師〔編案：指聖嚴法師〕與宣祕的心態相同，所以至今仍然落在意識境界上，還是無法證得如來藏識；他在千年前的狀況也與此世相似，都是被慢心繫縛而失去了證悟的機會，但他當時與平實是師兄弟，非如此世是師徒關係；而他今世也是仍在籠罩眾

生的，其他四大山頭也是一樣的作為。由此可見籠罩眾生的師父與大師，是自古就很多，不是現在末法時才會如此的。古人根器優於末法時之今人，尚且會如此，我們又怎能要求今時的大師們不會籠罩學人？

天童宏智禪師又有如此開示的記載：

小參，僧問：「趙州云：『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趙州既不在明白裏，向甚麼處去也？」師云：「尋常無孔竅，箇處絕光芒。」僧云：「恁麼，則處處踏著趙州鼻孔。」師云：「又是特地來，隔越三千里。」僧云：「趙州意作麼生？」師云：「無稜縫漢方知。」僧云：「時有僧出云：『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此僧雖解恁麼問，大似韓犬趁塊。」師云：「今日又添一箇。」僧云：「學人當時若作者僧，但只拈起坐具云：『某甲尋常不敢觸忤和尚。』」師云：「又是上門、上戶。」僧云：「者僧又道：『和尚既不知，為甚麼卻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趙州釘嘴鐵舌，為甚麼卻憊[怡-台+羅]而休？」師〔天童宏智〕云：「我也分疏不下。」僧云：「到這裏，還有分疏處也無？」師云：「莫道天童無分疏，洎乎趙州，也被靠倒。」僧云：「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師云：「只這一句，卻較些子。」僧云：「只如和尚與趙州，相去幾何？」師云：「天童卻是隰州人。」僧云：「葵花向日，柳絮隨風。」師云：「平常無事好，特地作清

訛。」(《宏智禪師廣錄》卷五)

語譯如下：【小參時，有僧出問：「趙州禪師說：『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才剛剛有了語言，那就是揀擇、就是明白了。老僧我不住在明明白白的境界裏面，如果你，還護惜這個證境嗎？』趙州禪師既然不住在明明白白的境界裏，那他是向什麼處所安住去了？」天童宏智禪師回答說：「平常時間都是沒有孔竅的，所以祂並不顯示任何光芒出來。」僧云：「若是如此，那麼我們就已經是處處踏著趙州鼻孔了。」天童禪師說：「你這樣子，可又是特地來到我這裡，卻是相隔於三千里外了。」那僧又說：「那麼趙州禪師的意思又是如何？」天童禪師說：「這得要是個沒有棱角縫隙的漢子才能知道。」那僧又問：「當時有僧人出來說道：『和尚您既然不住在明明白白的境界裏，那您還護惜個什麼？』趙州回答說：『我也不知道。』這位僧人雖然懂得這麼問，可是卻很像是韓犬趁塊（韓犬趁塊：獅子咬死人，吃了大部分的肉以後，高麗狗子卻只能在旁邊很小心的竊取小肉塊）。」天童禪師說：「今天又添了一隻高麗狗子。」那僧又說：「我當時假使是這個僧人，只是拈起坐具說道：『我在平常時，是不敢觸忤和尚的。』」天童禪師答說：「你這樣子，又是上門、上戶來賣弄了。」那僧接著說：「這僧又說道：『趙州和尚您既然說是不知道，明明是已經有個清楚明白的心在，為什麼卻又說是不在明白裏？』趙州說：『你若是請問平常事務，那就繼續留下來問吧！如果不是問事，那就禮拜了以後退下去吧！』趙州禪師是釘嘴鐵舌，沒有人能還嘴的，這回為什麼卻只能這樣寒磣說話來結束這個公案？」天童禪師說：「我也是

弄不清楚呢。」那僧又問：「到這個地步，還能分別解說嗎？」天童禪師說：「可別說我天童沒有為你分別解說，就算是趙州禪師，也是早就被推倒了。」那僧說：「我還以為是說『胡人的鬚毛是赤色的』，原來更有人說『赤色鬚毛的胡人』。」天童禪師說：「說了這麼久，你只有這一句講得好一些。」那僧又說：「只如和尚您與趙州禪師二人的境界，相差有多遠？」天童禪師答覆說：「我天童禪師卻是隰州的人氏。」那僧說：「葵花總是面向太陽，柳絮總是隨風而飄。」天童禪師說：「平常沒有什麼事情才是最好的，今天根本就不必特地講了這些淆訛不清的話。」】

老趙州明明說道：「老僧不在明白裡。」如今卻有大師一天到晚高聲教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處處作主**。」說這個意識覺知心就是真正常住不壞的主人翁，真不知這位現代的禪師是怎麼當的？不但這位現代禪師如此糊塗，更有大法師、大居士大力主張：「**離念靈知就是真如、佛性**。」以此為悟，極力誤導眾生，共入大妄語業中，害人不淺。然而宗門真悟之師都如趙州所說：「不住在明白裡。」教門亦如是說：「法離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這就已經很明白的宣示：若是悟後的心行不是依止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正法，而是落在見聞覺知意識境界裡，這個人其實只是在追求見聞覺知的境界，不是在尋求真正的佛法了。有智禪和們！於此可得用心了！

《宏智禪師廣錄》卷五又有天童宏智對此公案加以開示的記載：

者僧道：「和尚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州云：「我亦不知。」爾看他答話，元來著箇知底道理不得。者僧又道：「和尚既不知，為甚麼道不在明白裏？」州云：「問事即得，禮拜了退。」趙州到極則處，便能推過。這老漢尋常直然無稜縫、絕芒角，到此幾被者僧拶得上壁，似乎有稜縫、有芒角。後來雪竇頌道：「至道無難，言端語端；一有多種，二無兩般。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他道：「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這裏脫揀擇、脫明白，要與趙州合去。兄弟！既透過「揀擇」，便道「天際日上月下，檻前山深水寒。」既透過「明白」，便道「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這兩句，卻是洞下透明白時節；趙州做處，直是模稜。所以僧問香巖：「如何是道？」「枯木裏龍吟。」「如何是道中人？」「髑髏裏眼睛。」後來僧問石霜：「枯木裏龍吟，意旨如何？」霜云：「猶帶喜在。」「髑髏裏眼睛，意旨如何？」霜云：「猶帶識在。」兄弟！爾去體看，放教歇去。及得盡去，消息絕去，透得徹去。所以道：「轉一色功後看，自然便能向一切時中分分曉曉。絕滲漏、透聲色，無處所、沒蹤跡。」便知道：兼中至也，徹底恁麼至，只在其間出沒俱盡。若是其間人，知天童今夜大殺漏逗。

天童宏智的開示，語譯如下：【這僧道：「趙州和尚！您既然不住在明白裏，沒有了覺知心在，那您又護惜箇甚麼？」趙

州答云：「我也不知道。」你看他趙州如此答話，原來只要有一點點落在「見聞覺知」裡面就不可以了。這僧又說道：「趙州和尚您既然沒有見聞覺知，為什麼卻能說是不住在明白裏？」趙州說：「你若是請問事務，倒是可以繼續談；若沒事的話，禮拜了以後就退下去吧。」趙州和尚說禪，到了最後終極之處，便能輕輕的向前推過去，不會被逼到必須明講的悟處。這老漢平日裡真的是沒有稜角與縫隙，連一絲一毫的芒角都不顯露出來；但是這一次的問題，到了這個地步，幾乎要被這個僧人拗得無路可退而不得不爬上壁了，這時的趙州禪師看來似乎有些稜縫芒角顯露出來了。後來雪竇重顯禪師對這個公案作了一首頌說：「無上之道並沒有什麼難證，在禪師們的言語裡面其實早已分明的顯示出來了；一可以有很多種，可是二就沒有兩樣了。天上一定是太陽上來時，月亮就下去了；門檻前，本來就是山深水就寒。髑髏裡的妄識既然滅盡了，證悟了以後又有什麼喜悅可以建立的呢？枯木裡面如果還會有龍在吟嘯的話，那就是血脈還沒有消乾！真的很難！真的很難！這個揀擇與明白的真正意思，可都得要由你自己去看取。」雪竇說：「難！難！揀擇明白君自看。」在這一句話裏，可得要脫出揀擇、也得要脫出明白，得要能與趙州的意旨相合才可以。兄弟！既然透得過「揀擇」的真義了，從此便可以說道：「天空就是太陽上來時，月亮就下去；門檻前的山很深，所以溪水也就很寒冷。」既然透得過「明白」的真義了，便可以向人說道：「髑髏識盡喜何立？枯木龍吟消未乾。」不過，這兩句話所說的，卻是洞山門下透過「明白」二字的時節。趙州在這件

公案裡面所做的手腳，真的是模稜兩可，一般人是很難懂得的；所以有個僧人請問香巖：「如何是道？」香巖答道：「枯木裏龍吟。」又問：「如何是道中人？」香巖答道：「觸髅裏眼睛。」後來有僧人問石霜禪師：「枯木裏龍吟，意旨如何？」石霜說：「猶帶喜在（我見雖然斷了，可是「我」的習氣還在，所以喜歡向人表示自己證悟了）。」僧人又問：「觸髅裏眼睛，意旨如何？」霜云：「猶帶識在（雖然死掉妄心常住的邪見了，可是當他的見地還在時，其實妄識還是繼續在執著自己的知覺性）。」兄弟們！你們從這裡去體會看看，把見聞覺知的妄心都放下、休歇去。等到所有的妄心變相都認知了、都看盡去了，妄心邪見的消息斷絕去了，那就可以透徹而認清實相心了。所以說：「能夠運轉一念不生的功夫以後，不落在一念不生的覺知心上面，這樣看出個端倪來了，自然便能向一切時中清清楚楚的了知實相真義。到那時，不會再有邪見的滲漏了，也能透過聲音與色塵了，那時就住於無處所之中，你的心行就沒蹤跡了，別人都看不出你的心是怎麼安住的。」這時便知道：所謂真心妄心同時一齊到，也就是徹底的這麼到；真實心的實相境界證得了，所有的智慧也就在這裡面或出或沒，然後卻又沒有真心妄心可說了。若是已經到了這個境界中的人，他聽了我這些說話，就會知道我天童禪師今夜真的是大大的漏洩密意了，真個不像禪師呢。】

當見聞覺知心仍然存在的時候，那就是「觸髅裏眼睛」，也就是「猶帶識在」，意識仍然未死，仍然錯執意識為常住不壞心，只是斷了**色身為真我**的小部分身見罷了。當悟後心裡一直都處在歡喜的境界中時，那就是「枯木裡龍吟」，也就是「猶

帶喜在」，歡喜的心正是見聞覺知的意識心！所以才會一直想要向人炫耀：我已經開悟了。曹山禪師為何會有這兩句話？天童禪師為何又要舉出來開示給眾人知道？都因為大眾往往墮入意識心的見聞覺知境界中，不懂得要找尋另一個與意識見聞覺知心同時同處的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如來藏。

老趙州被座下弟子逼問悟處，只答道：「老僧不住明白裡。」這句話是一語雙關的，表面上似乎是在答話，其實已經把密意隱密的告訴那位弟子了；可是弟子不懂，不斷的逼問，想要探知老趙州的落處，像這樣子被逼到無處可退了，一般開悟的人是無法應對的；但是老趙州善有偷營劫寨的機智，豈是那僧所能知道的？所以最後老趙州答道：「問事即得，禮拜了退。」當場了結掉一件公案，也再一次指示了證悟的機緣給那僧，可是卻留下那僧依舊矇矓，更使後世之今時大禪師們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由此公案的拈提開示中，已經證實天童老人不曾落在離念靈知心的境界中，而是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如來藏境界。爾等大師與禪和們！欲要體悟天童的默照禪真義麼？想要體悟老趙州的真義麼？平實說與汝等知：天童老人已自點出了！老趙州一句「問事即得，禮拜了退。」正是兼中到，還有會者麼？還見天童老人大大漏逗處麼？或有個禪和子，具備宗門正知見已，到得正覺的禪三道場時，但見平實為伊說一句「法離見聞覺知」，不悟也難！何以故？謂此一句語，亦是兼中到故，與老趙州的「問事即得，禮拜了退」一般無二。今時眾多自謂已悟的當代大師們！還會也無？

天童禪師又開示云：

方見露柱懷胎底時節，明白「稍移蹤，便見片雲點太清」底時節，太清終不受點；靈雲到者裏，插舌不得。含生不來時，直是口門窄；直得純清絕點、似鏡長明，猶是真常流注；恁麼時有辨白，恁麼處有智用，須知向上更有事在。所以道「打破鏡來，與子相見」，者裏出光影、斷功勳，與那人合。明安道：「照盡體無依，通身合大道。」箇是諸佛、諸祖真實到處。「妙中回互，玄處轉側，生死影像未曾萌」，此猶是空劫已前事，要且未曾與人天相見。更須密移一步，於萬像中開浩活處，得大受用。「我此所現身，與一切法等」，我與諸法同出同沒、同生同死，無一事不從箇裏出，無一法不從箇裏生，所以道「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若恁麼到時，有甚麼分外底眼根耳識來？有甚麼分外底色像音響來？是衲僧徹表徹裏、洞中洞邊一切皆到底時節；將來臘月三十日，自然脫體恁麼去。且道：正恁麼去時如何？張騫尋盡孟津源，推倒崑崙沒依倚。（《宏智禪師廣錄》卷五）

且觀此段天童禪師開示，何處教人認取離念靈知心為真實不壞法？何曾教人住在離念靈知的無事甲中作文章？

真心如來藏既然是心，當然必有心之作用，故名為識，所謂阿賴耶識、異熟識、無垢識、如來藏識是也！既名為識，當知不可如同木石之全無知覺也！「識」是了別之意故。然其了別性，不在六塵中，非是三界六塵法中之了別性也！然而虎丘後人傳至南宋理宗淳祐十一年（公元 1215 年）時，痴絕禪師已

經墮於離念靈知心中，從來不離六塵中之見聞覺知性，何能通得過經文聖教之考驗？何能透得過祖師言語、機鋒？卻還有今時誤會默照禪的大師與學人，振振有辭而向平實爭執，更道六識心之見聞覺知性即是真如心、即是佛性。臨濟、楊岐一宗，傳至五祖法演、克勤圓悟、大慧宗杲之時，皆不墮於六識心王之見聞覺知性中；非唯臨濟、楊岐一宗，乃至曹洞以下，傳至天童正覺禪師時之默照禪所悟者，亦仍如是；唯有曹洞及臨濟虎丘門下後世錯會之人，方言見聞覺知心、離念靈知心是真實心也！

且再舉專弘默照禪之天童宏智正覺禪師開示為證：

田地虛曠，是從來本所有者。當在淨治揩磨，去諸妄緣幻習，自到清白園〔圖〕明之處。空空無像，卓卓不倚，唯廓照本真，遺外境界。所以道：了了見，無一物。箇田地，是生滅不到，淵源澄照之底；能發光、能出應，歷歷諸塵，杳然無所偶；見聞之妙，超彼聲色〔實相心之見聞了別性，其妙處是超越聲色的，從來不墮於聲色六塵中的〕。一切處，用無痕，鑑無礙，自然心心法法相與平出。古人道：無心體得無心道，體得無心道也休。進可寺丞，意清坐默；游入寰中之妙，是須恁麼參究。（《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如是悟得不在六塵中分別了知，而對六識心所不能了別之無量六塵外法，能作無量了別功德之第八識如來藏心，方可說為真實心也！如是心，既不在六塵中了別，不緣六塵、不知六塵，方可道是超聲蓋色者，這即是第八識如來藏的見聞之妙超

彼聲色真義，是故天童禪師特地在明言真心體性時云：「見聞之妙，超彼聲色。」如是之心，總無眾生所知之心相，離六塵見聞覺知性，都非眾生所知之六識見聞知覺體性；此心恆離六塵而作了別，如是心相既非眾生所知心之心相，故名無心之心。證得如是無心之心者，方得名為無心道人也！實證此無心之心者，方得名為無心禪和也！其若未證，自名無心禪和，即是大妄語人！

經中云：「法離見聞覺知。」「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宗門真悟之師亦復如是說，所以天童禪師言：

默而昭，淨而照；虛而容，廓而應；不與外塵作對〔不與外塵成為一對：不與外塵相對，譬如眼識與色塵作一對〕，了了地獨靈〔了了分明地獨自靈敏的應對〕。到箇田地，方識阿祖。

（《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到箇田地，方識阿祖。」需到達這個地步了，才能說是已經認清楚自宗祖師的家裡人。

天童禪師又言：「因因緣緣，果果報報，在其間無分外底。更須知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宏智禪師廣錄》卷六）由此可知，天童宏智禪師雖然一生努力弘揚默照禪，但是他的默照禪，並不是教人坐在離念靈知的意識境界裡，而是要人觀行：把見聞覺知的六識心自性，經由默照觀察而了知意識、六識心的所有變相境界；認清了以後，排除一切意識覺知心的變相境界，自可認得不墮六識自性中的第八識如來藏了，這才是默照禪的真實意旨。

天童禪師的這一段開示仍然如是，他更明白的說：「在種種因緣果報現行的每一個當下，真實常住心可都是一一直在其間分明示現的，並無因緣果報現行以外之處可以覓得常住心。」但是他更重視的是：覓得常住的實相心以後，更須息滅一切攀緣、一切心行，揉服自心，使得六識自心遠離六塵境界而不夤緣，藉以滅除六識心的攀緣性，就可以解脫三界輪迴，然後再返身迴入三界中度眾生，所以教人返觀：「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既然光境俱亡，豈有見聞覺知之可說耶？又豈有離念靈知心之可說耶？所以天童老人所說的仍是光影境界以外之心，不是一向與光影境界相觸、相應的離念靈知心也！此謂離念靈知心從來不離六塵、不離境界相，不曾是光境俱亡之心。由此證實天童老人不以離念靈知心為常住心也！所以應該以覺知心作為工具，來求覓另一同時存在的第八識如來藏；所以，真正的禪法，不是在滅卻見聞覺知心的自性，而要以見聞覺知心來覓取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如來藏，這才是禪門的明心境界修行方法。

離念靈知心一旦現行時，必定會與名言相到：或與表義名言相到，或與顯境名言相到；能聞、能見、能知、能覺之性，縱使恆時一念不生而了了分明，皆可親到六塵相、親到顯境名言乃至表義名言，無有離念靈知心不到名言者。特別要說明的是：尚未發起二禪以上等至境界者，如是所有人之離念靈知心，都是時時與六塵相應、時時與語言相應，所以自心中一念不生而不動時，仍然可以了知他人所說言語之意義，當知即是與表義名言相到之心，絕非光境俱亡之心，故非真實心也！

然而真實心雖然光境俱亡，從來不與表義名言、顯境名言相應；但是卻了了能知七識心王之所思所欲，都不須有言語相、文字相、聲音相、動作相來告知。離念靈知心則不然，必須藉言語相、聲音相、文字相、動作相，才能了知他人所思所欲也。正如天童老人所言：

……，便知「本來無缺、無遺餘，語言有所不到，聞、見有所不及。」如犀有通，如蚌有孕；一段光明，是自家真實游踐處。著精神體取！（《宏智禪師廣錄》卷六）

離念靈知心所了知的有情心想，是在言語相、聲音相、文字相、動作相上面才能了知的，但常住真心卻不需如是諸相，就能了知眾生心行；若欲與之相應而運作，都不須語言見聞覺知；如是境界相，正如天童老人所說：「語言有所不到，聞、見有所不及。」迥異於離念靈知之必在語言、見聞之中運作。由此一段天童禪師之開示中，證知天童老人之默照禪所悟入者，絕非離念靈知心也！

天童禪師又恁麼道：「一心絕待，六處不收，是箇面嘴兮、還相識不？」（《天童宏智正覺禪師廣錄》卷七）天童老人的默照禪所指示的悟入標的，是色聲香味觸法等六處都不相應的心，所以說這個心是絕對待的，從來不面對六塵相，如此與見聞覺知的離念靈知意識心同時同處而駐於三界五陰中。所以天童宏智的默照禪所悟真心，正是錯認離念靈知心的大師們所排斥的如來藏識，唯有如來藏識才能離六塵中之所有見聞知覺性故。

非獨天童老人如是開示，餘諸真悟祖師亦復如是。有僧

問：「如何是佛？」雲門亦答言：「六不收。」皆謂真實心離六塵中之見聞覺知也！然而此心正離見聞覺知時——於無始劫來一向都離見聞覺知之際——卻又是誰人能證此心？當知即是吾人之見聞覺知心、離念靈知心也！是故平實出道以來，不斷的開示說：應以見聞覺知心、應以離念靈知心為工具，去尋覓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如來藏。若滅除了見聞覺知的意識心，就無法尋覓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如來藏了；是故十餘年來不斷對大眾宣說正理：法離見聞覺知，然而不須滅卻見聞覺知也！

云何知天童禪師所弘默照禪非是離念靈知？而是六塵外之本覺本知？別有其《坐禪箴》為證：

佛佛要機，祖祖機要，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不觸事而知，其知自微；不對緣而照，其照自妙。其知自微，曾無分別之思；其照自妙，曾無毫忽之兆。曾無分別之思，其知無偶而奇；曾無毫忽之兆，其照無取而了。水清徹底兮魚行遲遲，空闊莫涯兮鳥飛杳杳。（《宏智禪師廣錄》卷八）

以天童老人所悟者為六塵外之鑑機照用者，而非眾生六塵之中終日能知能覺之妄知妄覺，所以言「不觸事而知、不對緣而照」；經中亦說「法離見聞覺知」，正與天童老人同一鼻孔出氣也！

真悟之法，不在滅卻見聞覺知等六識心自性，反而卻要保持六識心體的見聞覺知性，方能以之尋覓本來離見聞覺知性之如來藏也！是故大慧宗杲禪師法語開示曰：

晝三、夜三，孜孜矻矻；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與賓客相酬酢處，辦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舉覺底時節。昔李文和都尉，在富貴叢中參得禪，大徹大悟；楊文公參得禪時，身居翰苑；張無盡參得禪時，作江西轉運使。只這三大老，便是箇不壞世間相而談實相底樣子也！又何曾須要去妻孥、休官罷職、咬菜根、苦形劣志、避喧求靜，然後入枯禪鬼窟裏作妄想，方得悟道來？（《大慧普覺禪師語錄》卷二十一）

大慧禪師會反對默照禪，是因為默照之法很容易使人誤會而落入離念靈知意識心中，所以大慧禪師顧念學人的法身慧命因緣，不得不大聲疾呼，教人遠離默照禪；當他往訪天童宏智禪師之前的住在閩南時期，更是斥之為默照邪禪，因為他當時從錯悟的天童弟子處聽得的默照禪，都與天童的默照宗旨親證如來藏不同，所以責之為邪。縱使天童所悟是如來藏，但是默照之法卻是極難證悟的；大慧總是喜歡以最直接的方法，幫助學人證悟，所以教人看住一個話頭，死抱不放，然後在一切境緣上面用心參究；這樣子最容易突然間一念相應到如來藏，那時深心之中才能確認祂確實存在，體驗到祂的真實性，就可以永不退失。然後才去體驗及現觀祂的如如性，智慧便可如湧泉一般源源而生。

所以，大慧禪師特地舉出張無盡宰相……等人證悟的事情來，讓大家知道：真正的參禪，並不是要盤腿靜坐、避喧求靜、休妻去子、獨住山林中，卻只是在保持一念不生的六塵中意識

境界。這就是大慧宗杲禪師所提倡看話禪的意思與精神所在。從歷史事實以觀，天童宏智禪師捨壽以後，繼起無人，大慧雖然暫時指派天童弟子擔任天童山住持之位，但是終究不能助益天童弟子悟入，最後還是得由虎丘紹隆之弟子應菴曇華禪師前去住持，才能弘揚天童宏智之法；然而應菴曇華有時不免要顧及天童的默照之法，相續傳承久之，不過六、七十年，住持天童山的虎丘後人痴絕禪師就落入離念靈知心境界中了，從此以後天童山的常住眾，再也不能親證第八識如來藏了。由此可知，默照之法，確實很難令人悟入。也由此證實：離念靈知本是一般誤會默照禪者所最易墮入的意識境界。非唯今時如此，古時已自如是！有智之人，何不思之？

落入離念靈知心境界者，方是背覺合塵，而皆自以為是背塵合覺；其實唯有悟得如來藏者，方是背塵合覺。云何言離念靈知心是背覺合塵？謂離念靈知心一旦生起，則每一刹那都必定會以其妄知妄覺而與六塵相應，故名合塵；離念靈知心現行時，又從來都不曾與如來藏之真覺、本覺相應，以後也不會與如來藏心六塵外之真覺、本覺相應，故名背覺；以是緣故，若人返觀離念靈知心之靈明覺知自性，如是認以為真者，即是背覺合塵。悟得如來藏者則反之，絕對不認離念靈知心、有念靈知心為真心，了了而知離念靈知心之知覺性乃是妄覺之性，決非如來藏的真覺、本覺；唯有如來藏識之真覺、本覺，能了知法界而隨緣任運，名為鑑機照用，永遠不落入六塵中，方能說是本覺、真覺。照用者謂如來藏識隨緣應物，於眾生心，靡所不應；如是永遠感應不輟者，方是真覺、本覺之性也！此性本

有，故名本覺；不是修行離念之後才生起的後覺、妄覺。如是真覺之性，從來不與六塵和合相應，是故說為背塵者；如是背塵而又常示現其真覺之本覺性，方名真實心；若人所悟是此心者，則能與真覺相合，則能轉依如來藏背塵之清淨自性，故名背塵合覺。是故 馬鳴菩薩《起信論》云：「**如凡夫人，前念不覺，起於煩惱；後念制伏，令不更生；此雖名覺，即是不覺。**」即是斥責西天與中土古今凡夫諸人錯以覺知心離念而自以為悟者。信哉斯言！諸方大師與諸禪和！何不取信 馬鳴大士之言？

又：佛說人間眾生心總共有八，參禪人務須辨明何者為真？何者為妄？然後知所歸依、知所轉依，便得大自在。否則終究是說食數寶，只成個野狐禪。爾等修習默照禪而落入離念靈知境界者，當以默照禪鼻祖天童宏智正覺禪師之開示，作為最後遵循之法語，且以天童禪師舉洞山禪師之開示為證：

所以洞山和尚道：「若論此事，如人家養得三箇兒子相似：州裏須得一箇，縣裏須得一箇，村裏須得一箇。」爾且道：哪箇是州裏底人？哪箇是縣裏底人？哪箇是村裏底人？若一念淨盡去，廓落無依去，三世諸佛望爾頂相不及也！是箇做處，了了而明、靈靈而知，晃晃而耀、惺惺歷歷，分分曉曉也！是箇做處，隨高隨下、照青照黃，剎剎塵塵、心心法法也！是箇做處，爾若分曉，穿作一串，豈不是衲僧縱橫皆到底時節？便知道：「玄中玄，超毘盧越釋迦；體中玄，一切處自然普遍；句中玄，哆哆和和出廣長舌。」豈不是衲僧具足受用底時節？是

爾做處，是我做處，是諸佛、諸祖做處，更有甚麼僧、俗、男、女？（《宏智禪師廣錄》卷五）

若沒有州裡兒子隨時供應一切，若沒有縣裡兒子隨時作主，村裡兒子縱使能了知家中欠缺個什麼，既作不得主、也無資材，能作得了什麼？州裡兒子譬如第八識如來藏，縣裡兒子譬如意根第七識，村裡兒子譬如前六識見聞覺知、離念靈知等六識心；換句話說，人必須得有八識心王具足，方好在人間生活做事；若缺得一識，便成了個殘障人士。若沒有第八識如來藏，則前七識俱皆滅沒、不能存在，色身頓成屍體一具，即非有情生也。若缺第七識意根，可就無人作主，連最簡單的生活應對都不能了；若缺前六識的見聞覺知自性，可就連最簡單的青黃赤白、父母、子女、食物、糞便的分別都不會了，更遑論學佛！所以，一切人，在人間都得要八識心王具足了，方能正常的生活與學習，一識也缺不了。第八識即是唯識種智中說的第一種能變識，第七識意根即是第二種能變識，前六識即是第三種能變識；由有這三種能變識，才會有三界中的無量萬法，也才會有今天的飛機、輪船、核子彈等萬法，所以說這三種兒子都是每一個人所必須的；欠缺了一種，或成斷滅、或成白痴、或成無情。所以洞山良价禪師說得要有三個兒子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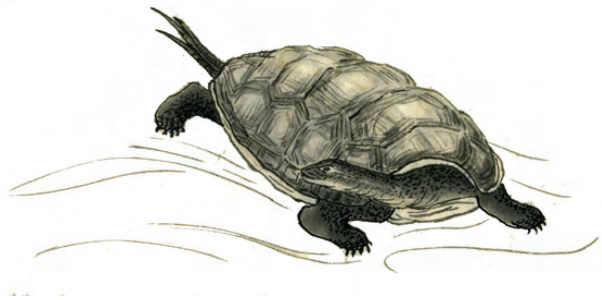
前六識的自性，是大眾所熟知的，也是學禪人能了知其虛妄的；只有錯認離念靈知的人才會認以為真。第七識意根，則已是多數人所不能知的了；然而第七識意根之背後，另有萬法根源的第八識心供應一切，能出生離念靈知心，也能出生意根，這當然必須是真實常住法，才能有這種殊勝的體性。既如

是，當然應該尋覓第八識如來藏，才可能是真悟之法；若有人教導一念不生之法，求證離念靈知心之境界，當然是背覺合塵的，正與佛法所說背塵合覺的正理相悖。

綜上所舉天童老人之開示，處處都指向**離見聞覺知**；他一生雖然倡弘默照之法，然而所悟卻不是離念靈知心，更不是六識心的見聞知覺性，而是想要以默照之法，教人認清意識覺知心的種種變相；遠離了意識心的種種變相以後，最後才有可能觸證到一向都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然而他的默照禪法，欲悟實難，只為此法只宜於親證如如不動之心體所在（也很不容易找到祂），但是卻無法在如如不動心體的無量神用中找到祂；而且學人修習默照禪之法，總多落入六識心之見聞知覺性中，同於自性見外道之所墮。禪宗多數祖師則不如是，每於平常日用中助人悟入，最為逕捷。是故有智之人，莫學默照之法，可免同墮離念靈知意識境界中，久後方有悟緣。

今以如是多篇天童老人之開示，證明天童老人之默照禪所悟者，仍非晚明、清朝及今時人所「悟」之離念靈知意識心也！然而求悟之人，千萬莫作惡想：想要把見聞覺知心滅除，或者想要把見聞覺知心處於離見聞覺知的狀態中。這都是邪見！一切大師與禪和子們，都應該保持著見聞覺知心——第六意識——以第六意識能見聞覺知的功能，來尋覓離見聞覺知性的第八識如來藏，因為第八識如來藏是與識陰等六識同時同處的，不是由識陰中的意識修行離念來轉變成如來藏的。找到如來藏以後，就能通透禪宗祖師機關，確實領解禪宗祖師的玄言妙語，漸漸就能具足中道觀、般若實智，乃至久後可以發起道種智。

所以不論是三賢位的見道位，或是諸地的修道位，都是要由禪宗的明心開始，無人能自外於此，都是要親證離見聞覺知的如來藏。但是卻不可以滅掉見聞覺知，應該以見聞覺知來尋覓離見聞覺知的第八識如來藏。（待續）





將佛法世俗化、淺化的 證嚴法師

正光居士

(連載六)

五、證嚴「上人」將佛法淺化的證據

證嚴法師將佛法淺化的證據罄竹難書，茲舉較明顯的例子「將初地到十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淺化」來說明。譬如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二~五頁云：

學佛，一定要經過「菩薩十地」這十個階段。「地」是基礎的意思，第一個基礎階段就是「歡喜地」。要做一位歡喜地菩薩，需具備什麼條件呢？

首先要培養歡喜心，也就是愛心、慈悲心；有了慈悲心，就願意施捨。不管出力或是物質的布施，抑或以自己體悟的道理去改變他人，都要從歡喜心和愛心開始，然後才能「捨得」，包括捨出金錢、物質和時間。……

所以說，修行就是這麼簡單的事：只要在日常生活



中，時時培養殷勤的心和歡喜心；有了歡喜心就沒有煩惱，有了殷勤之心就不會懈怠，並且腳踏實地，就能恆持道心，進入菩薩的初地，也就是「歡喜地」。

從證嚴法師書上這些話得知：證嚴法師認為只要時時培養殷勤的心和歡喜心來行善，就能恆持道心及沒有煩惱，就可以進入初地菩薩果位了。像這樣的初地菩薩實在太好當了，每個人只要像證嚴法師所說，人人都可以在一世中成為初地菩薩了。這樣的說法，與佛所說證得初地菩薩所需要的條件真是太懸殊了！她的心行與初地的果證簡直是南轅北轍，完全顛倒。茲說明初地修證的內容與過程如下：

一者，須經歷一劫乃至一萬劫修集信心的十信位過程。也就是說須經過一大劫乃至一萬大劫而對佛法僧具足信心（包括心中經常憶念真如法、相信佛具足無邊功德、相信佛法對自己有大利益、相信正行僧等）的信心修集，不因自己性障及文字障的關係，對佛所說真正、微妙、甚深的了義法無法了知而產生懷疑、不信、乃至毀謗，這樣經過一劫乃至一萬劫修集對於三寶（特別是對大乘法寶）的信心，於十信位圓滿不退之後，才能轉入十住位的初住初心之中。

二者，須經歷初住位到六住位，外門廣修菩薩六度萬行。佛弟子於一劫乃至一萬劫修集信心具足後，即可轉入菩薩十住資糧位的初住位中。於初住位中廣修菩薩六度的第一度：「布施」，主要是以財施為主，法施及無畏施為輔，隨緣、隨分、隨力去布施；所以，凡是還沒有證得如來藏的未明心位，不論如何廣作布施的工作，都只是初行位的凡夫菩薩而已，隨

時都有可能退失於菩薩行而返回十信位中。若於初住位修行布施圓滿以後，對三寶的信心已能不斷增上及作更廣大的布施而使福德能夠一一建立的緣故，對佛所說的戒律能夠深入了解及受持，因此而身受菩薩戒，轉入菩薩二住位中，這是外門廣修布施及持戒之行。於二住位中，廣修菩薩六度的第二度：「持戒」，對佛所說的一一戒能夠細心受持，並於佛所施設的十重戒一一不犯，以之莊嚴其身。於持戒功德發起之後，復轉入三住位中；於三住位中，廣修菩薩六度的第三度：「忍辱」；此階位中對於佛所說戒律能夠安住，進而對世間法及出世間法的種種忍辱能夠安住；於忍辱圓滿後，復轉進四住位。於四住位中，廣修菩薩六度的第四度：「精進」，對佛所說的一一法能夠精進不懈的修學，亦能努力摧邪顯正、護持正法；於精進圓滿後，復轉入五住位中。於五住位中，廣修菩薩六度的第五度：「禪定」，對佛所說的禪定已有信心，並依照佛所說禪定內容努力去修定；於禪定的修證有了基礎以後，才轉入六住位中。於六住位中，首要之務為觀行能取、所取都空，最後雙證能所取空，成就世第一法，鄰於初果而住；並且必須廣修菩薩六度的第六度：「般若」，主要是進修如來藏的空性智慧，對於經中所說的般若加以熏習以及勤求善知識教導，使自己的智慧增上，並依善知識觀行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之虛妄，確實驗證能取所取都空，驗證自己確已經歷大乘四加行的煖、頂、忍、世第一法的親證功德，然後參究如來藏的所在而求明心，方能圓滿六住位；在六住滿心位中證得第八識如來藏，而且能安忍不退之時，才能轉入七住位不退。但是這些一一親證



之後，也只是獲得大乘般若的真見道功德而已，還未能到達初地，還得要有相見道位的種種進修，才能到達初地的入地心位。由此可見，想要證得初地果位的功德，先要經初住到六住位的外門六度萬行，才能進入真見道位的七住位中，還到不了初地的。

三者，想要證得初地果位功德，**須先經歷七住位明心，乃至十住位眼見佛性，才有希望再度進修而進入初地。**於七住位中，依善知識教導禪法知見，建立正確參禪知見，並努力於定力的增長、慧力的增上、福德的累積、性障的消除等等。於定力、慧力、福德等圓滿後，依善知識教導參禪的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發起疑情，尋求第一義諦，於因緣成熟及世尊的冥助之下，一念慧相應而觸證真心第八識本體。當參禪者一念慧相應而找到第八識時，現觀第八識既不在內、也不在外、不在中間，體如虛空而無形無色無相；祂從來不在六塵境界中運作與相應，故不對六塵任何境界生起分別，祂既不思量、也不作主，完全配合祂自己所生的蘊處界而分明顯現自己的真實性與如如性；這是本來就如此而不是修來的清淨境界，所以悟了也是無所得、無境界法；這個自性清淨心可以被吾人所親證，因此這個無形無相的第八識，又名「空性」，亦名「真空」。於觸證如來藏以後，能夠安忍於此第八識的本來無生而轉依祂，因而發起般若中道的總相智慧，圓滿七住位的不退功德。此即是《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上所說：

是人爾時從初一住至第六住中，若修第六般若波羅蜜，正觀現在前，復值佛菩薩、知識所護故，出到第七住，

常住不退，自此七住以前名為退分。(CBETA, T24, no. 1485, p. 1014, c1-5)

因為明心的關係，斷三縛結，所以同時亦是大乘通教的菩薩初果人，亦是聲聞教中的初果聖人。

於七住明心而成就菩薩初果解脫分以後，復轉入八住、九住、十住位，於內門廣修六度萬行，再依般若中道智慧，現觀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虛幻，於善知識教導看話頭的功夫下，在日常生活中將話頭鍛練得清清楚楚，並精進於慧力的增上、福德的累積（尤以財施及法施為主）貪瞋癡等性障的淡薄，於因緣成熟及世尊的冥助之下，一念慧相應而得眼見佛性——眼見第八識如來藏的另一種面目，即透過眼根、色塵、五遍行觸心所以及五別境慧心所，得以用肉眼在一切物上看見自己的佛性，也是第八識直接出生的見分，外於六塵而不斷的運作，不但是在六塵中分明顯現，甚至於眠熟時也一樣清楚分明的現前；如是空而不無，亦名「有性」，又名「妙有」。並於眼見佛性當時，現觀自己身心及世界如幻，自然就會成就「如幻觀」的觀行而轉入十住位中，還是到不了初地的；證嚴法師對這些般若證境，絲毫都沒有，連七住位明心所證悟的第八識心體所在，她都不懂、不證，就自以為是地上菩薩了，膽子可真大。

合此第八識空性與有性，名為「真空妙有」，此唯有明心與見性二關都具足的人才能完全了知，非是已明心而未見性的人所能了知，更不是未悟的證嚴法師所能了知。因為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第七十四頁~七十五頁如是云：



何謂「真、俗」二諦？以物質而言，它在佛理中，可以從「有」分析到「無」、把「整化為零」；因為它是四大假合的物體，從真諦來講，到了最後就是「真空」。但是，我們也要回復到俗諦，因為我們生活在人間，所以，要了解物質「化零為整」的功用，它可以把沒有的東西、組成有的東西，這稱為「妙有」。

像這樣將自己思維、想像得來「從有、到無」的荒謬知見，說之為佛所開示「真空妙有」的正理，與佛法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荒唐言說；像證嚴法師對佛法嚴重誤解到這樣的程度，她將世俗人的想法解釋作佛法的證境，與藏密喇嘛們將外道雙身法的淫欲享樂境界用來解釋作佛法的果證，並無不同，真是太離譜了。由這一段話中，看見證嚴法師竟然把佛陀的證果內容擅加改變，而成為不必經歷這七個過程的內容，也不必親證能、所取空而實證意識心的虛妄性，也不必親證如來藏的明心內容而實證如來藏的真實有，而將明心解釋為意識覺知心清淨而不執著的常見外道境界，就可以算是明心了；又將眼見佛性加以淺化，不必如同佛說的眼見佛性，而是依照她所扭曲後的極粗淺凡夫境界，就說是見性了，這正是將佛法淺化的具體代表作。

四者，須在悟後再經歷十行、十迴向位的修行，圓滿相見道位的功能以後，再發起十無盡願，始能進入初地。於眼見佛性成就如幻觀後，復轉入十行位中，於內門廣修六度萬行中，依般若中道智慧，了知般若及唯識諸經種種別相智及道種智，並隨分修學禪定、透牢關，並現觀五蘊、六入、十二處、

十八界猶如陽燄非常虛幻，亦即現觀能取六塵心猶如陽燄虛妄不實，成就「陽燄觀」的現觀，圓滿十行位，復轉入十迴向位之初迴向位中。於初迴向位中，努力護持世尊了義正法，加以摧邪顯正，並救護一切有情迴向正道；於摧邪顯正當中不斷消除自己的性障：私心與我執，唯留最後一分思惑不斷，努力進修十迴向位得以圓滿。於十迴向位將圓滿時，現觀自己所行種種自利利他無量菩薩行，猶如夢中所做一切事一樣，成就「如夢觀」的現觀，圓滿十迴向位。於如夢觀現觀成就而圓滿時，自己性障已經永伏如阿羅漢，這時加修百法明門及發起十無盡願，才能轉入初地的入地心中。這些都是佛陀在經中所說的入地過程與內容，但是證嚴法師卻都以世俗人的想法而加以變更，自以為是的胡說一氣，這就是她將本來圓滿勝妙深奧的佛法加以淺化而成為不圓滿、不勝妙、不深奧的證據。

從上面事實可知，能夠發起初地菩薩的證量、智慧及功德，須經過一劫乃至一萬劫的修集信心的十信位圓滿後轉入十住位；菩薩於初住位到六住位外門廣修六度萬行，並於明心找到第八識，發起般若中道智慧而不退轉，才能成就菩薩七住位的功德；於明心而入七住位不退後，努力增長定力、智慧、福德，以及性障的消除，並依善知識教導而鍛鍊看話頭的功夫，於日常生活中將話頭看得清清楚楚，並於種種因緣成熟時，得以眼見佛性，成就十住如幻觀的現觀而轉入十行位；於轉入十行位，依般若中道智慧，於二轉、三轉諸經所說別相智及道種智精進熏習，並努力消除自己的性障，成就十行位陽燄觀及十迴向如夢觀；於如夢觀成就後，自己性障永伏如阿羅漢，加上



修習百法明門及發十無盡願，才能完成經歷一大阿僧祇劫才能證得的初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才能成為初地的入地心菩薩。反觀證嚴法師說：「只要在日常生活中，時時培養殷勤的心和歡喜心；有了歡喜心就沒有煩惱，有了殷勤之心就不會懈怠，並且腳踏實地，就能恆持道心，進入菩薩的初地，也就是『歡喜地』。」所說完全與佛說的初地證境相悖，其實只是證嚴法師自己的臆想、妄想所得，與初地菩薩的修證完全無關；她以凡夫未斷我見、未證明心境界、未證見性境界、未發起般若根本智、後得智的凡夫境界，而在書中示人以諸地果位的證量，所以證嚴法師已成就如下過失：

一者，將初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等同世間人所說，何以故？不須經歷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位，即可以進入初地故；不須明心、也不須眼見佛性成就如幻觀，乃至不須完成十行位陽燄觀、十迴向位如夢觀，就可以進入初地故；不須精進永伏性障如阿羅漢、也不須加修百法明門及發十無盡願，就可以進入初地故。如是行為，將世間人所說「**殷勤的心和歡喜心**」套進佛所說應於一大阿僧祇劫才能成就初地菩薩般若證量中，將初地的般若實相智慧及福德、功德都加以嚴重的淺化，使得初地菩薩甚深微妙的證量、智慧及功德同於世間人一樣無二無別，這正是她嚴重淺化佛法的地方。

二者，她使佛弟子不能了知初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的勝妙處。由於她的所有弟子都不知而隨她自以為知的緣故，她就斷送了諸弟子證得初地菩薩的機會；諸弟子們也像她一樣，同以保持「**殷勤的心和歡喜心**」，以為這樣就是已經證得初地

菩薩的智慧、功德了，將會和她一樣妄言已證初地菩薩果證而犯下大妄語業，成為必墮地獄的大妄語業者，深可憐憫；佛在《楞嚴經》卷六開示云：

若大妄語，即三摩地不得清淨，成愛見魔，失如來種：所謂未得謂得，未證言證。或求世間尊勝第一：謂前人言「我今已得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諸位菩薩。」求彼禮懺，貪其供養。是一顛迦〔一闍提〕銷滅佛種，如人以刀斷多羅木，佛記是人永殞善根，無復知見，沈三苦海，不成三昧。（CBETA, T19, no. 945, p. 132, c1-8）

若慈濟四百萬徒眾中，有千分之一的信徒，因為證嚴法師的胡亂說法而信以為真，所以犯下了大妄語業，其數就有四千人犯下大妄語業了；這些犯下大妄語業的原因，都是源於證嚴法師的邪教導所致，所以證嚴法師公然在書中如此極度的淺化佛法，後果極為嚴重；一切慈濟人於此絕對不可不慎也！否則恐將犯下大妄語業而仍然都無所知，真是害人不淺！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二地菩薩的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極度的淺化，譬如第二十四~二十九頁云：

「離垢地」就是清淨的境界。何謂「垢」？也就是垢穢——對人我有分別心，自以為了不起，總是認為：我的學歷比你高，什麼比你強，愈比愈覺得自己高高在上；像這樣，心就會常常有垢穢染著。心地若能淨化，去除這些雜念，才能進入「離垢地」。也就是心



田中完全是純淨的好種子，不要摻雜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學佛要先看透世間之理。大乾坤有四大不調，小乾坤也是剎那無常，有什麼好計較的呢？我們只需要好好清淨心地，不要讓它蒙上垢穢污染，並時時抱著歡喜心和清淨心，這樣就是進入第二階段的「無垢地菩薩」了。

然而 佛說二地菩薩，是十迴向菩薩成就如夢觀的現觀而知道自己無量劫前的往事以後，性障也已經永伏如阿羅漢，再加修百法明門，於法通達並發起增上意樂而勇發十無盡願時，才能轉入初地。於初地時，廣修布施波羅蜜多，以法施為主而兼顧財施，主要是為眾生廣說一切法皆是第八識所生的微妙法理。並於初地快滿心的時候，現觀一切六塵相，皆是從第八識出生，如是成就「猶如鏡像觀」，便滿初地心，才能轉入二地；可是證嚴法師對這個現觀並無任何的修證，連基本的見道都沒有，就說她已懂得二地的功德法相了。

菩薩於二地心中，廣修二地菩薩應修的種種善法、十善業道、嚴持戒行，以滿足二地應有的福德，並進修二地千法明門的無生法忍道種智，以及努力斷除二地所應斷的煩惱。於二地快要滿心時，因為證得猶如光影的現觀，而了知如何使第八識所含藏的種子轉變清淨，亦即了知如何轉變自己的內相分，令自心與非擇滅無為相應，不須壓抑與加行便得清淨，成就「猶如光影觀」的現觀，永不毀犯清淨戒律，是名真持戒，這樣才算已圓滿二地心。由此可知，要圓滿二地菩薩的證量、智慧及

功德，必須先於十住位證得如幻觀，於十行位證得陽焰觀、於十迴向位完成如夢觀的親證、再於初地完成猶如鏡像現觀，才能轉入二地；於二地中，加修二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及福德，並於二地完成猶如光影觀，圓滿二地滿地心而轉入三地入地心中。反觀證嚴法師不需要完成十住位的如幻觀、十行位的陽焰觀、十迴向位如夢觀行、初地的猶如鏡像觀、二地的猶如光影觀，而說「只要對人不起分別心、只要時時抱著歡喜心和清淨心」，就可以圓滿二地的滿地心功德；她將二地證量、智慧及功德淺化到如此地步，都不需要無生法忍的證量就可以證得二地心，這樣一來就使她的信徒們不再對佛所說的甚深微妙法生起殷勤的追求心，因而斷了她的廣大信徒法身慧命了，也會造成篤信她說法的信徒們成就大妄語業。像證嚴法師這樣將二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到這種程度，真是匪夷所思，實在讓人不敢恭維！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三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如第三十七~三十八頁云：

第三階段是「發光地」。一面鏡子若是蒙上一層污垢，就無法清楚地映照出人的面貌或景物。我們的心就像鏡子一樣，心若被污染了，清淨的智慧就無法顯現其良能效用。學佛，就是希望我們的心地能發光（智慧光能）；而且不僅能自照，還要照亮他人。

有人說，現在的社會很「黑暗」。其實，這裡所講的「黑暗」是指人的心地黑暗，也就是本性中的智慧光明無法顯發出來。不僅沒有照到外面，也不曾返照自



心，因此會感到迷惑不安，這就是凡夫。

凡夫本就具有佛性，只是被無盡的欲望所遮蔽，因此無法發光；若要使它發光，唯有修學堅忍美德，才能斷除迷惑。因為我們往往無法忍受境界的誘惑，所以容易生起迷惑。

然而 佛所說的三地菩薩，於二地證得自己內相分所以染污或者清淨的原因，完全是自己七轉識經由無生法忍的淨化所造成的，因此可以自行改易自己的內相分，完成猶如光影觀的觀行，圓滿二地功德而轉入三地的入地心位。於三地入地心的時候，加修三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尤以六度中的忍辱為主，以及三地所應斷的煩惱。並於三地快滿心的時候，加修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等法，得以發起「**三昧樂意生身**」，可以自行前往諸佛世界禮拜供養諸佛及到諸方世界度眾生；於緣熟的時候，忽然返觀自己色身及意根、意識緣於他方世界之自己所現意生身所說諸法，而卻能被自己在此世界色身中之意根與意識所緣，猶如山谷迴響一樣，使得完成此「**猶如谷響觀**」的現觀，才算是圓滿三地菩薩的無生法忍，然後才能轉入四地的入地心位。

反觀證嚴法師所說：「**只要能夠忍受境界的誘惑，就可以斷除迷惑**」，她說這樣子就是成就三地菩薩的證境了，完全不需要完成三地菩薩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四禪八定、四無量心、五神通以及**猶如谷響觀**的現觀，就可以證得三地滿心位，將三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極度的淺化。像證嚴法師對佛法這樣的朦朧無知，乃至對地上菩薩證量、智慧

及功德嚴重誤會到此程度，誤導四百萬信眾極為嚴重，不得不令正光搖頭嘆息！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書中，將四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極度的淺化，譬如她在第五十四頁~五十七頁云：

第三地之後，接著踏上第四階——「焰慧地」。「焰」是光明四射的意思，不只是智慧光明返照自身，還要將光芒向外發散照亮。若能登上「焰慧地」，就能到達明淨的波岸。……

修行，要先捨得社會「名利我相」。做任何事情，都要從基礎做起、耐心去學，否則絕對無法進步。例如：若想享受品茗之樂，必須先學習燒水、泡茶，這就是從基礎開始學茶道。除此之外，還應該知道水源從何處來，茶樹如何種植、採收、烘培等等……。若能這樣按部就班地踏穩每個腳步，就能不斷進步、充實智慧的功能，進而達成「焰慧地」的境界。

總而言之，不論處在什麼環境，都要下決心去適應，並以發光地的生忍、法忍為基礎，不斷地再精進，才能達到「焰慧地」。

然而 佛說的三地菩薩意識、意根能依意生身而在他方世界運為，由此緣故而圓成「猶如谷響觀」的現觀而轉入四地入地心。於四地入地心的時候，進修四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四地所應斷的煩惱，並圓滿六度的精進度來度眾生，增益自己在世間法上化身眾多的能力，得於四地快滿心的



時候，圓滿「如水中月」現觀——現觀一切他方世界，自己所化現的眾多化身，猶如水中月一樣，隨於眾多水的數量多寡，便一一映現其中，猶如古人所說：「千江有水千江月」，因為圓滿水中月現觀而轉入五地入地心。反觀證嚴法師所說：「做任何事情，都要從基礎做起、耐心去學」，並且「若能這樣按部就班地踏穩每個腳步，就能不斷進步、充實智慧的功能，進而達成『焰慧地』的境界」，她以這樣的世俗境界就認為是四地菩薩，完全不需要四地菩薩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發起意生身精進度眾生，以及完成如水中月現觀，就可以證得四地滿心位菩薩，嚴重的將四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像證嚴法師以自己誤解四地菩薩的知見，來淺化四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將佛在經典所說四地菩薩的內涵完全改寫，將勝妙的四地菩薩證境代以世俗境界，其過大矣！

又證嚴法師在《心靈十境》將五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如第七十一頁~七十四頁云：

接下來是第五「難勝地」。真正想要學佛就必須步步上升，套句現代人的話，稱為人格昇華。何謂「難勝地」？也就是「六波羅蜜」裡的「禪波羅蜜」。學佛要修習「禪定」，心能定下來，就能達到禪的境界。如何讓心定下來呢？要斷除「思惑」，將心中的明鏡「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而且不是一曝十寒。……

真正的學佛，是要修練我們的心，在任何境界下，都

要能保持一分定力。時時刻刻都很清淨，對於任何境界都不起煩惱，這才是真功夫。

然而 佛說四地菩薩以其化現的化身能力，很精進的到他方世界度眾生，圓成「如水中月」現觀而轉入五地入地心。於五地入地心的時候，進修五地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五地所應斷的煩惱，並將六度中的禪定以及神通等法轉勝，於五地快滿心的時候，在等持位（定中接觸五塵境發起辦事靜慮五神通）中，現觀自己所化現的眾多化身，皆是第八識秉持意根的作意與思，變化所成，皆非實有，圓滿「變化所成」現觀而轉入六地入地心。反觀證嚴法師所說：「學佛要修習『禪定』，心能定下來，就能達到禪的境界」以及「時時刻刻都很清淨，對於任何境界都不起煩惱，這才是真功夫」，認為只要心能夠定下來、常保持不起煩惱的無念中，就算是證得五地菩薩的證量了；可是她所說的禪定，卻完全不需要三地修證的四禪、四空定、四無量心及五神通的證境，也不需要五地菩薩應具備的無生法忍道種智、福德及變化所成的現觀，將五地菩薩所必須證得的證境全都捨棄，代之以世俗境界中的覺知心清明境界，這是嚴重的將五地菩薩證量、智慧及功德加以淺化、世俗化，也是污辱五地菩薩證量的說法。

至於思惑，她也不懂，胡說亂道而誤導了慈濟四百萬信眾，所以還得勞煩正光在此加以說明改正。思惑有三，即欲界愛住地煩惱、色界愛住地煩惱、無色界愛住地煩惱，都屬於一念無明所攝，是進入初地以後所應斷除的煩惱。欲界愛住地煩惱是貪愛欲界五塵中之種種苦、樂、捨之觸覺，尤其是指男女

之間細滑觸的貪愛；色界愛住地煩惱是對色界法生愛不捨，譬如貪著禪定及色界的神通等有為法、貪著色界天種種境界；無色界愛住地煩惱是執著四空定中之微細意識心，以為常住不壞法，如是安住不捨，不想讓覺知心自己消滅；如是三界愛就是思惑的內容。

又思惑亦名我執，是意根相應之深層我見、我癡、我慢、我愛，也包含意識相應的二十個隨煩惱，都要由明心證真斷我見後，歷緣對境次第觀行才能漸漸斷除，是修所斷的煩惱。又二乘人斷除我見後，再斷盡思惑即成阿羅漢，於捨壽時，只須令自己七轉識不再出現，只須令自己七轉識斷滅而不再出生、現行，即成無餘涅槃。菩薩於明心後，亦須斷除思惑煩惱，然而為了無生法忍智慧的增上，於初地滿心時能證慧解脫而不取證，故意留一分思惑來滋潤未來世的出生；於三地滿心的時候，能夠取證無餘涅槃而不取證，故意留一分思惑潤未來世生；六地滿心時證得滅盡定，隨時可取證涅槃而不取證，仍留一分思惑而潤未來世生；要待七地滿心斷盡最後一分微細思惑習氣種子，念念入滅盡定，捨壽時將會樂於取證無餘涅槃。然而佛不許七地菩薩入無餘涅槃，隨即出現於七地菩薩面前，為彼解說「引發如來無量妙智三昧」，引導七地菩薩往八地邁進；所以菩薩正式斷盡思惑的時節，是在七地滿心位，但其實是在初地滿心位就己能斷盡思惑了，決不是證嚴法師所說要到五地才能斷除思惑，因此說證嚴法師真是不懂大乘佛法也！像思惑這麼粗淺的佛法知見，證嚴法師都會說錯，焉有可能為人解說五地菩薩不可思議的證量、智慧及功德？她其實是連三賢

位中的七住位菩薩智慧都沒有！莫說七住菩薩的智慧，乃至聲聞初果的斷我見智慧也都沒有，所以會堅定的認為「意識卻是不滅的」，墮在我見中。（待續）





(連載十七)

劉惠淵見道報告

一心頂禮本師 釋迦牟尼佛

一心頂禮禪三期間諸佛菩薩及護法龍天

一心頂禮法身慧命父母 上平下實和尚

一心頂禮監香老師及諸護三菩薩

弟子自從退伍踏入社會後，因親友介紹而加入一貫道，約二年多；最後與道親漸行漸遠，終至完全離開，從那時起便激發了弟子內心對修行的渴望，而在往後的十幾年內，一直不斷的接觸所謂靈修團體或氣功，時間較長或較認真學習過的有阿南達瑪迦，動意功及超覺靜坐。亦不斷的閱讀一些坊間靈性、哲學的著作。

其間，更有二次糊裡糊塗當上講師，照本宣科的說了一陣子外道法；為此，弟子在進入正覺共修後，亦曾對佛菩薩求懺悔，求佛菩薩原諒弟子未學正法前所造之業。所幸在這十幾年

中，並未修得神通或特別感應，所以不曾因此而造惡業；學氣功時亦未「出功夫」，而弟子深深相信此乃佛菩薩憐念弟子終將成為正法佛弟子，為保護令勿執著於外道有為法而不能自拔故，而讓弟子於外道法中先污染一陣子，瞭解外道法的內容，再牽引入清淨正法，為令弟子於往後能有免疫力故。

到正覺共修之緣起，是一位氣功界朋友，與弟子結緣一套大陸氣功書，此外另附一本《無相念佛》讓弟子參考；一見「無相念佛」四字，便心生歡喜、欣然接受，就這樣，氣功書籍便被擱置在書櫃內，一直擱到今天。當弟子大致瀏覽書中內容後，一種「終於找到了」的感覺由內心升起；因十幾年來常怪自己意志不堅，以致於到處流浪，究其原因，實是心中一直**腳踏不到實地**的心虛感覺，長期下來是很苦的，所以很珍惜、亦很期待這次因緣。

得知同修會最新的班為每週三之晚間，親教師為游老師，那時已開班二個月；第一天，心情很興奮且特別早到，希望能被「收留」。記得當天下課後幫忙收墊子，跟義工何師姊半開玩笑說：「師姊！這種不用頭腦的事，就交給我做好了。」師姊竟愣了一下，笑著說：「這麼說，你已經證到真如了哦！」雖不太懂，但知道她也是開玩笑，所以還是禮貌性的微微笑著，一直到三年後的今天才懂她這一句話。後因孩子還小，共修後回家太晚了（老實說信力亦不夠），便在沒有請假的情況下自行中斷共修課程，後來轉到下一期之週六午班重新再入班。此事在一年多以後，才向游老師報告，請求諒解。

在陸老師座下二年半間，週六午與週二晚，是固定在講堂

的時段；隨著對正法的日益深入，除了對法更有信心之外，更對 導師、親教師之智慧佩服得五體投地，故在共修半年之後，在每次上完課迴向頂禮時，於佛菩薩後面主動加上 導師、親教師、父母親，各一頂禮。且每逢有緣人，便隨分宣講熏習來的正確佛法知見，後來發現這些知見很多都是外面所沒有聽聞過的。而佛菩薩不但沒有放棄弟子，把弟子帶到正法中，更選擇了透過弟子這條線，將一些本來就與正覺有緣的禪子牽引進來。

曾問過家裡同修：「若以後因緣俱足了，老師要我們出外弘法利生，而無法陪伴家人時如何？」同修答：「一定護持到底。」但弟子心想：還得更勤精進，讓自己是塊料，派得上用場才成。

共修期間曾有幾次特別的覺受，如今回想起來，雖然不算觸到了，但也不無關係。就在禪三前三個月，弟子之大媽往生，巧的是大媽於今年八月十日在 導師座下皈依三寶，八月二十日即往生，全家人都由衷相信是佛菩薩靈感加被，讓她於正法下皈依後才走的。因事出突然，一時無所適從，所幸同修會從助念到彌陀法會，其間大小瑣事，均不厭其煩大力支援；尤其彌陀法會當天，正巧為親教師會議，理事長悟圓老法師還特別先趕來主持法會，才又趕回去開會。這一切，都讓弟子全家感動不已，也唯有在法上更加用功，才是真報恩。

終於有資格報名禪三了，內心著實猶豫不決，老師曾說：「若功夫不夠，禪三拜到腰酸背痛，也參究不出來。」便有點後悔二年半來把俗務看得太重，而沒有在功夫上打好基礎。

一日，福田組文翰師兄詢及弟子狀況，告之：「想回到基礎班再與親教師修學二年半。」師兄勸先打消此念頭，並說時間還來得及；且報名是學員的事，錄取或破參與否，乃佛菩薩與蕭導師的事。也對！佛菩薩與導師必定更清楚弟子與正法之因緣。

當填到求悟發願文時，才發現二年半來每天發願，此時竟不敢冒然下筆，只得將報名表放回佛案，待想好再填。次日清晨半睡半醒時，腦中浮現出一些字句，不論其是否為佛菩薩加持或是共修熏習之種子現前，但已將弟子心願如實表達，而在填表時並未全文抄錄，弟子已製成小書籤來提醒勉勵自己，原文如下：

末法眾生，實可憐憫；弘法利生，捨我其誰？

明心見性，悟後起修，乃大丈夫，所應當為；

此生不為，更待何生？

行菩薩道，摧邪顯正，乃理所當然，且勢在必行；

故荷擔如來、續佛慧命，盡未來際，為佛弟子之天職。

收到禪三通知單時，回答家人：「錄取了！」連聲音都會發抖，興奮且有點意外。

最後一堂課，親教師說：「沒過關亦不用太自責。」並說也有老師教不好的可能性，當時不只弟子，許多女眾都感動得哭了。導師與親教師用累世修來的證量，透過身教、言教來帶領我們，除了您們，不知何人能堪稱得上「好」呢？故弟子常對人說：「每上完一堂課便賺進了五萬元，因為這課程，在外面花五萬元都聽不到的。」

禪三第一天，走出家門前，先向佛菩薩報告去處後，為了感念父母親養育、愛護之恩德，特地向堂上二位老菩薩各一頂禮後才出門，相信二老內心一定跟弟子一樣感動，更希望雙親最後能皈命三寶，修學正法。

報到後開始灑淨，當唱誦「蓮池海會」讚時，竟悲從中來，不能控制的哽咽至泣不成聲，拜懺時，大眾更哭成一氣。

傍晚是主三和尚開示，有二個重點：一是「五蘊皆空」的道理與觀行，這在以前便常整理，但這時聽來特別受用；二是對「一念相應」的詮釋。晚上又開示公案，學員都聚精會神的盯著投影在牆上的公案看，只見主三和尚慢條斯理的走到講桌，首先整理桌上的物品，一會兒又拿起眼鏡布擦拭鏡片，重覆不斷的擦；記得老師曾提及□□□□□，不要當睜眼瞎子；嗯！一定有古怪，趕忙□□□□，生怕□□□□□□，發現有些學員也如此。果然主三和尚道：「咱家在此□□□□，怎麼都沒有人在聽？」只見護三菩薩們哄堂大笑，弟子因聽不懂，所以笑得有點尷尬，只覺得這一幕很熟悉。現在才知道這一幕跟□□□□□很像：「爾時世尊□□□□□□……□□□□□，□□□□□，□□□□□，□□□□□。」真的好現成、好親切。和尚用心良苦，只為吾等鈍根學子得以悟入。

第二天，早齋後開始經行，叫弟子們注意腳下，要注意什麼呢？不就□□□、□□□嗎？還是沒有消息。稍後在快步經行時，發現□□□□□□，在不用□□□的情況下，□□□□□□□□□□，到最後好像自在看著□□□□□□；此種感覺，在昨晚蒙山施食時，誦唸經咒時也有，直到和尚敲兩下香板時才

停。

近午齋時，繼續拜佛參究，拜得很輕鬆、很自然，若有所悟；想到前六識都是妄心，那這□□□□？還是沒有消息，先到佛菩薩像前發願，求菩薩給弟子智慧；回座繼續拜佛，等到監香老師走近，鼓起勇氣報告，一時□拙，大意是□□□□□□□與真心共同運作，老師告之：「此乃『知見』，是會裡大家都知道的。真心與妄心要清楚分開。」並囑弟子再參。後來在拜佛時，監香老師在耳邊輕喊：「停！」原來是弟子眉心鎖得很緊，過來幫弟子眉心撥開，又交待身心要放鬆，否則離禪甚遠。

下午拜佛時，先向佛菩薩發願，老師叫我們跪在前面、離聖像近一點，大聲說出口；弟子發願生生世世盡未來際都是要回到娑婆世界度眾生，並遵循世尊及導師之指派，於任何時、地、任何任務，以正法利益有情。且由弟子性障中最難對治的一環發願；久沒上台作法布施，發現現在還是很怯場的，知道自己內心深處此一性障還是很重；若不克服，縱有三昧、辯才，不敢上台布施，終是枉然。這是此次禪三之突破。弟子並向佛菩薩承諾：回去後必將更加精進，把不足的定力加強、補回來。

接下來的參究，方向較為清楚，發現每次作意時，□□在同時便完成□□□□、並直接的□□□□，這是真心的相用吧？主三和尚在午齋時□□□□，一直說：「□□□□□□，□□□□□□□□□□。」不就是在講這個嗎？但是因為體會的還是很粗糙，就繼續再整理。

第一次進入小參室，頂禮後，先報告進入正覺共修之因緣，然後詢問體驗的內容，便把經行時之體驗及拜佛時體驗之心得報告 和尚，和尚慈悲的將弟子內容接下去反問，弟子發現，其實是就弟子的體驗為基礎來做進一步的引導；在這小參過程中，本來模糊的概念變得很清楚，並囑弟子從□□及□□參真心如何？並參意識為何不□□？

回到大殿，先到佛菩薩聖像前頂禮感謝，因知道方向明確了，若未破參，爭取下次錄取的機會，再來一次也有把握得多了。又發願，內容一樣。

一直到第三天近午，主三和尚走到旁邊時，看到弟子便問：「整理清楚了嗎？」弟子答：「可以報告了。」但因心虛故，又補了一句：「不清楚。」在與監香老師小參時，孫老師說弟子只看見龍的尾巴，未看到整體真心的運作。游老師則叫弟子要有信心，應該不錯了，亦有技巧的講解根、塵、識之間前後的次第性。至此，弟子在□□□□中，真心的運作方才有較完整的體認；也因此，在弟子第二次進小參室時，才較順暢的面對 和尚，而讓 主三和尚更有引導的下手處。記得有一題問到印順法師的「意識細心」時，隱約看到監香游老師也緊張的看著弟子；當弟子答出「意識細心也是意識」時，看到游老師鬆了一口氣，真的到現在想到時，都覺得很窩心。

最後 導師在小參室對一群破參者開示時，有一師姊答偏了，導師說：「你們這樣，要如何成為我的入室弟子呢？」聽到「入室弟子」四字時，內心雀躍不已，當下便起了一個願：「任重而道遠，願世世為導師之入室弟子，以共同荷擔如來家

業。」

解三時，導師講到第三項「警慢心」，弟子一路上都是佛菩薩慈悲加佑，導師、親教師悉心教導保護，諸多因緣缺一不可成就，慚愧感恩都來不及了，何來慢心之有？

回家後，繼續體驗導師給的三道題目，因有小參室中導師對喝茶部分做更微細的解說，回到家中喝茶時，愈喝愈能剖析真妄運作的配合無間。以喝茶為基礎來體驗走路，才發現走路時八識的運作更細密，尤其在□□、□□時，雖然體驗尚粗糙，但已愈來愈知真心的運作細節、法喜充滿。開車時、搭捷運，平常不注意之□□□，包括□□□的□□，都能現觀或回想一下，看公案時才知道古代禪師為何要打人，用門板夾求法者的腳時都很用力。

每天起床前，看著那從半夢半醒、到全醒的幾秒鐘，想著□□□□□□之運作，便記起老師說每天跟祂一起睡覺，早上又跟祂一起起床，真是「夜夜抱佛眠」。

原來醫生以手電筒照病人的瞳孔，若不收縮，即判定無生命跡象，□□□□□故。

最感嘆的是，讀《金剛經》《心經》時，讀了十幾年，現在終於不覺得陌生了。亦在較空曠的地方，試著經行一段路，試著體驗……〔此段體驗內容省略不載〕，修行之路亦如是，若無善知識明眼人來依止，就如同此題之結果一樣，終致掉入萬丈深淵而萬劫不復。

以前學氣功時有一句話：「道在屎尿間」，弟子想，此句可

能是來自禪師公案，氣功老師解釋為：「不論在屙屎或尿尿時，均不可忘記作（氣功的）功夫。」返觀佛門末悟之禪師，將「日用而不知」解釋成「要專心吃果子」，這跟氣功師的誤解禪法有何不同呢？

以前待過的靈修團體，其靈性哲學認為：「萬事萬物皆有靈；人體的每個細胞、草木、石頭都有獨立的心靈，稱為個體意識，現在只是不彰顯而已，以後會慢慢清淨而終至解脫。」更有佛乘宗認為：「世尊說的六道輪迴是不對的，必須要加上植物道、礦物道，成為八道輪迴才對。」現在知道他們都是外道邪見。

弟子尚有朋友在以上的團體中，除了希望以後度得到他們之外，更願生生世世跟隨 導師，依止明眼善知識，度己度人。走筆至此，看到自己前行之路無限光明，更對 導師、親教師無限感恩。

如何是佛？答： 謝 謝 導師！

南無本師 釋迦牟尼佛

南無大悲 觀世音菩薩

弟子 劉正淵 頂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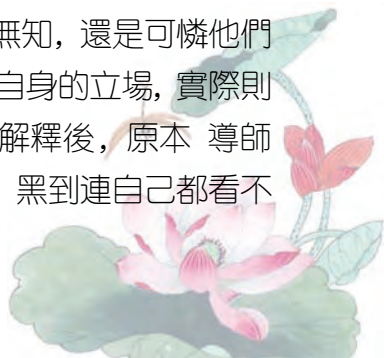
禪三期間：2003/11/21~11/24



《正覺電子報》 讀後感

— 正山 —

《正覺電子報》出刊連載《真假開悟》後，初看時真是一個頭、兩個大，因為艱澀難懂，讀得有些吃力；邊看、邊搖頭，心裡感到有些擔心，想說開悟之路可能遙遙不知期了！可是每期出刊後，還是勉強從頭到尾看完了，但也多是走馬看花般的看過就算了。在今年六月《真假開悟》集結成冊出版後，又重新閱讀了一次，而且在每看完一個段落休息時，便稍做思惟整理一下；雖然依舊覺得艱澀，但已多少能夠看懂一些內容了。這回也是邊看、邊搖頭，但意思卻完全不同！一是搖頭讚歎 導師的智慧真的是非常人所能及、所能思量的；相較於自身，不由得教人生起景仰敬畏之心。二是看到 導師於書中指出退分菩薩們的錯誤與落處時，真的讓人只能搖頭嘆息！因為他們的法義真的是前後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不自知，卻還敢在孔老夫子面前賣弄文章，真不知要同情他們的無知，還是可憐他們的愚癡！虧他們還一再舉證經論要來支持自身的立場，實際則是從經論中截取自己所要的語句，再歪曲解釋後，原本 導師說真理是越辯越明的，但他們是越描越黑，黑到連自己都看不



清真相了，才會捅出這麼大的紕漏，造成無法收拾的局面，這應該是連他們自己都未能料想得到的吧！

從書中不難看出 導師的用心良苦，不斷引經據論，以教證、理證來說明及釐清真如、如來藏與阿賴耶識之間的關係；也因為如此來回辨正，讓末學對正知見的熏習更加深刻，雖然獲益匪淺，但卻也感觸良多！末學因個人色身的諸多病痛，菩提道的路才剛起步，卻已是橫逆不斷、吃足了苦頭，心中有些擔憂在未能親見本來面目前就掛了。但個人不曾後悔過（只是偶爾有些抱怨），因為這是一條不歸路，踏上了就無法再回頭了！怎知竟有人好不容易在 導師座下親證實相之後，卻又草率的予以否定而退轉，末學因此有感而發，決定一吐為快，以解心中鬱悶。俗語說：「人非草木，孰能無情。」導師即是念在師生情誼而不計前嫌，一心想挽回他們離開錯誤的知見，所付出的心力難以想像；如果退分菩薩們還是不肯轉變，依然無動於衷，那真的是教人匪夷所思、無可救藥了！如果還不能醒「誤」，繼續堅持「阿賴耶識是生滅法，證得真如才是開悟」，硬是將虛妄不實的妄想拗成自以為是的真實法，套句台語俗話所說，真的是「真ㄉㄨˊ」。

原本經論流傳下來的目的，是要讓人在親證實相之後，從日常生活中不斷的去體驗觀察祂，再來檢視自己所證與經論是否相符？但那些退分菩薩們不但是錯用了經論，想用合法來掩飾自身的不如法，卻還義正詞嚴的說是在護持正法，真是邪見顛倒啊！「如果悟後不能轉依如來藏的真如體性，於無生之法便不得安忍」，導師一語道出他們退轉的因由！對那些退

轉的人來說，導師已是仁至義盡了。雖然導師常說他對於來修學這個法門的人，所抱持的一貫態度是「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但卻仍不斷在法義上作方便布施，無非就是希望挽回他們遠離錯誤的知見、回歸於正法。但所謂緣盡、隨緣，導師已盡了個人所能為之事，剩下的就只能聽天命了！畢竟個人的因緣果報，旁人是怎麼也插不上手的！最後末學要套用退分菩薩中一位法師在見道報告裡的最後一段話來敬告他們：「若不『悟』，任憑你講得千經萬論，只怕臘月三十到來，閻羅王拘票一到，任你也開不了口啊！」

西元 2004 年 8 月 21 日



信願行思禪

—白衣—

一、觀行

自吾知返 竭誠供祥願
獻出身意砌成的瑤台樓閣甚莊嚴
口中君陀芬芳的氣息綿綿氤氳
所有真實語言直門珠聯

借拈辭藻舞漫翩跹
恣意無迷亂 不必想是驕惡塵惑難宣
從來天生向善瑩潔如水源源
縱有煩惱也有明鏡照懸

在此人間 漂流渾沌無明深淵
忍堪魔軍橫逆試煉
世情名利難數 不察鑒別智慧時
恍若瞎子缺杖的腳步

毒蛇似銳箭 化羽豔飾妙音纏綿
勾攝欲火 饑渴痛苦視甘露
當思傷身 抗以調伏諸頑劣
頂幔極光妙蓮 金剛罩守中央土

執著矜驕的人類啊 慚愧心宿魔幢如林
染侵無知愚昧 誰能辨別真道佛魔相映
矛盾的偽裝 滴水穿透笑迎
善正慧眼 有智力的賢行 圓滿此間

如意寶樹沉香隱隱 殊勝清涼不畏烈火下的黃金
引頸慷慨當下 酌飲赤精怡養靈命
既受生死 由來絲銖差別
堪歎不死國 須彌高寒無人識

二、禪的狂想

一抹清月照人閑 風惹雲舞千花樹
仗誰筆力 水牆聲色作畫

生平心事修書 半點文才堪比黃花瘦
爭比漣漪清波 還似花長久

晨燕啼穿曉日 滌掃心愁

回頭萬里關山未澈 正歎豪情悲歌
春到人間怨春還涼透
恨海愁山怎搗碎

布衣搖首紅塵 看孤鴻明滅
賢教疏狂同當 請君王侯
舞醉凌霄忘我塵世外

今世無奇才 尊前深杯兩三酌
我來顛倒拈花沾衣
掬雲夢水認取蓮華座

三、蓮想

君陀花漾 賢善甚高尊
靈性漣光像明燈遠映 亮照世間 黑雲滌盪除清
生命中無數的抉擇 再惡劣也火鳳養精
未知的疑慮 應用堅信無比的大無畏
過去的虛妄 是美好聖潔甘露的船筏

頑強遮蔽了芳香清淨的善業
罪之夢淵幻化的寶物繁興遍地可歡慶
這樣的快樂 欣欣消魂 靈巧無邊生盈
朝朝吟唱樂聲 明日空花無影 地淵輪迴復今

當勤思修 尊我如意佛子
菩提道竟 拜心正法力行
陽光緊貼在黑暗的背蔭

君陀花呀 璀璨伏隱少時
我如海潮般直搗你莊嚴的聖殿
獻你 我最殊勝的大寶纓絡至殷
只要你黑業不再困擾 放下拋掉
我當行願 逐事迴向 決不昧樣
愛你是我最豐盛的資糧
你是我安立天地間最堂正的衣衫
我一定要回到自己家鄉



詞曲二首

—融熙居士—

一、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1.在那華嚴的世界裡 有個童子 名叫善財
他在參訪 他在尋覓 尋覓人生 真實的意義
經歷百城的煙雨 首契文殊 菩薩妙智
問菩薩行修菩薩道 一心勤求 無上菩提
不著法執 普攝諸根 終入普賢 之玄門
一毫端上 現佛身 一微塵裡 包法界
得入普賢菩薩行願海 與諸佛同等 解脫自在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典範在夙昔 是人修證成佛的歸依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典範在夙昔 是人修證成佛的歸依

2.在那娑婆的世界裡 有個童子 名叫融熙（唱自己名字）
他在參訪 他在尋覓 尋覓人生 真實的意義
寓妙心 入華嚴境 幻演參學 之次第
問菩薩行 修菩薩道 一心勤求 無上菩提
恆勤守護 菩提本願 終入普賢 一真法界
一毫端上 現佛身 一微塵裡 包法界
得入普賢菩薩行願海 與諸佛同等 解脫自在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典範在夙昔 是人修證成佛的歸依
善財童子五十三參 典範在夙昔 是人修證成佛的歸依

二、流浪的禪心

南無清淨法身佛

南無清淨法身佛

清淨法身佛 清淨法身佛

南無清淨法身佛

法海流浪幾度春秋 問君本願是否遺落

自你發道心 自你歸依後

我 就日夜護念著你

曾幾何時

流浪的禪心 失落在五蘊煩惱裡 解行精進

心佛相應 真理大道 就是出離覺醒

那年你從法壇走過 發露菩提一心學佛

莊嚴的儀表 佛智的續明 我就日夜護念著你

曾幾何時

流浪的禪心 失落在經藏考據裡

專研佛學 何須出家 法海遊蹤 唯有大願力行

那年我與西風同道 陪你參訪名山古剎

慈悲的心量 蓮花般清香 我就日夜護念著你

曾幾何時

流浪的禪心 失落在儀軌表相裡

真如是我 無為真人 問你何時 與我道交相應



難以轉易的常見見

—普陀山求法交流紀行—

正一

西元 2006 年元月 2 號晚上 8 時 20 分，拗不過朋友的勸說，弟子正一隨三位朋友（韓○濤、章○山、顧○○）一起從杭州出發，前往普陀山，踏上了與○○大法師求證第一義諦及交流法義的征程。

為何要對此次普陀山求法交流之行作一小記？目的有二：一、為此次歷程是弟子求證第一義諦的首次；二、是記錄○○大法師的錯誤知見，讓有緣佛子讀此文而遠離之。

一路上，三位朋友對弟子講：「○○大法師是浙江乃至全國有名的法師，少年出家，南京佛學院畢業，在全國多家大寺院當過住持，現為○○寺方丈，求法時要多聽少講，適當時可以提問，要謙恭有禮，避免惹法師不高興。」弟子講：「既是求證與交流，若法師講的法真正，證量很高，正是弟子求法的好機會，絕不會惹法師不高興；但是，若法師講的法不符契三乘佛旨，那麼弟子肯定會據理辨正，由此而惹法師不高興，罪不在我，請朋友多加諒解。」根據導師 平實先生在多本書中的教誨，弟子對此次求法交流的結果進行預測，第一種情況，○○大法師猶未明心，第一義諦難以交流，但有所講，都是依

據於經論，值得交流探討。第二種情況，○○大法師猶未明心，一聽弟子講第一義諦而心生煩惱，依其大名聲而否定弟子所講，不能再繼續探討交流。第三種情況，○○大法師證量很高，正是弟子求法請益的好法師，從此可以常常請益，但心中似乎早就有個結論，此種情況的出現機會非常渺茫。

車子在高速公路繼續奔馳，車子中的我們繼續交談著，三位朋友對於元月 3 號的求法交流都很興奮，唯有弟子在心中有一份淡淡的憂慮。終於，車子通過海上輪渡，於元月三日凌晨 1 時 10 分到達舟山沈家門，我們一行四人就近在輪渡碼頭附近的海中洲賓館休息，以便隔晨一早可以乘船到普陀山。

元月 3 號早上 5 時 11 分，弟子就醒了，對於即將交流的內容在腦中略作整理，可以交流請益的內容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弟子新寫的體會文章〈充分運用見聞覺知性之意識，尋找、體認離見聞覺知之真心〉（參見附件）入手，探討如何從十住位的習種性邁向十行位的性種性和十迴向位的道種性，一個上午的時間足夠讓弟子請教的了。

二、請教探討《楞伽經》的五法、三自性、七種性自性、七種第一義、二種無我，可以解決心中存在的一些疑難問題。

三、請教探討第八識如來藏心體性，如何是一異、俱不俱、有無非有非無、常無常四句等，估計也會佔用不少時間，到時作適當調整即可。

心中略作如此整理後，弟子即按慣常外出習練太極拳，回

來與三位朋友吃過早餐，於 8 時 15 分乘快艇前往普陀山。

約 9 時許，弟子一行四人到達普陀山，朋友章○山聯繫了一輛車，我們一行四人直達○○大法師的方丈室。由於○○大法師有法事活動，不在方丈室，弟子一行四人先行到普濟寺禮佛，約 10 時許回到方丈室，此時○○大法師已經在接待一批客人了，其中有二位是畫家，因章○山與○○大法師相熟，互相致禮後我們就坐在一旁聽法。

對於畫家們提出的一些問題，○○大法師大談如何做人，說：「法師我，最願意與殺人犯、搶劫犯、愛滋病患者做朋友，因為他們最容易被社會上的人看不起，最需要得到他人的幫助；我幫助他們中的一位，感化他們中的一位，就會有很大的功德。」說：「普陀山有許多禪師都在閉關修行，最長的一位已經閉關了七年，凡經過閉關修行的人壽命都很長，都活到 90 多歲。」還說：「我們修行中的一些弟子，有些比沒有出家修行的常人還不如，因為他們自感業障深重，因此要出家修行，你們就不要向他們學習。」整個過程約 1 個多小時，沒有一句話講到三乘佛法，反而處處都是「人、我、眾生、壽者相」。約 11 時 20 分，畫家們走了，輪到我們請教了。

弟子一行四人，行合十鞠躬禮之後，坐在○○大法師下座，大法師就問我們有什麼疑難問題。現將問答的一部分內容如實記錄如下，並略作評論。

法師問：「你們有什麼疑難問題啊？」

弟子答：「學生正式學佛一年多了（從西元 2004 年底接觸導師

平實先生的第一部書起算)，心中有些感悟，特地前來向大師父彙報、請教、交流。」

法師問：「學佛一年多？前來交流？這要看我有沒有時間。因為你有時間，我沒有時間；我有時間，你沒有時間；只有你我都有時間，才能夠進行交流。」

正一評：置「彙報、請教」於不顧，只著眼於「交流」，只因「彙報、請教」的學子太多，極其平常，而交流的人不多，而且還是一位學佛才一年多的「初學者」，用「交流」的詞眼，太大膽了吧！

弟子答：「學生知道現在時間已經很遲了，大師父該吃飯了。那麼，大師父吃過飯以後，是否有時間聽學生彙報心得呢？」

法師答：「飯吃過以後，要休息的。」

弟子問：「那怎麼辦呢？是否可以這樣，學生最近寫了一篇心得文章，您先過目，再給予指教一下，行否？」

法師答：「那行啊！你有文章，早可以寫信寄給我啊！」

弟子答：「不敢冒昧打擾您，所以不敢寄來。」

此時，弟子拿出〈充分運用見聞覺知性之意識，尋找體認離見聞覺知之真心〉一文，雙手恭敬地上呈○○大法師。法師很認真地開始閱讀文章，約看了二頁多一點，抬起頭來，對弟子說：「你這篇文章的題目有問題，太大了。文章的開頭也有問題，許多問題沒有辦法講清。」

弟子答：「大師父說有問題，是否能講一下問題出在哪裡？」

法師說：「你怎麼斷定意識是生滅法？**意識經過修行可以轉變為真心。**」

正一評：觀點不一，出現辯論焦點，且亮出觀點：「**意識經過修行可以轉變為真心**」，是一位不斷我見，執意識心不滅之常見者。

弟子答：「佛在《阿含經》中說：『意法觸緣，生意識。』意識的出生，如學生在這篇文章中講的，有三個必需條件：『不壞的五色根、意根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明明是生滅法，怎麼會不是生滅法？」

此時，○○大法師周圍的弟子異口同聲講：「意識不是生滅法，意識怎麼可能是生滅法呢？你這個人不懂佛法。」

法師說：「你學佛時間不長，還不懂基本的佛法，應該再認真的學習。」

正一評：以學習時間的長短可以累積的是常識，不能長養累積的是智慧，只有與真心相應的才是智，以學佛時間長短來判斷是否懂佛法，會產生誤解。

此時，○○大法師又開始大談特談做人的道理：於環境的順逆都應自在，不要被環境所束縛。約持續了一刻鐘後，弟子實在聽不下去了，就打斷了法師的話講……。

弟子說：「對不起，大師父，學生打斷一下您的講話，學

生來到您這裏，是來請教、交流三乘佛法的，尤其是第一義諦；您剛才講的都是世間法，都是相待而存在的做人道理；當然，這些也很重要，但是不關佛法，不及第一義諦，是否請您講一下第八識阿賴耶識的體性？」

○○大法師勃然變色，斥責弟子說：「我最討厭我講話時被打斷，你應該懂得謙虛，應該懂得做人，你知道意識與真心的關係嗎？」

弟子答：「意識與真心非一非異，意識是生滅法，阿賴耶識卻是不生不滅的，本來就存在，從來也不滅……。」

法師打斷弟子的話，講：「意識與真心非一非異，意識經過修行可以變為真心，意識是不生不滅的，阿賴耶識是懶散識（註：沒有聽明其含意，只是發音如此），攝歸第七末那識。」

正一評：「意識與真心非一非異」沒錯，但不可因為意識與真心是非一非異而斷定意識是不生不滅的，如同燈光之用與燈泡之體不一不異，燈光有生滅，燈泡之體無生滅，不可顛倒說燈光是不生不滅的。對於「阿賴耶識是懶散識」的說法，若從阿賴耶識對六塵萬法不貪厭的角度講「阿賴耶識是懶散識」是正說；若從見不到阿賴耶識對有情之大用、妙用的角度講「阿賴耶識是懶散識」是邪說、是邪見，因為阿賴耶識對一切有情來講，從來沒有懶惰過，也從來沒有勤勞過，但有大用、有妙用，一切有情不能也沒有能力離開阿賴耶識。而大法師將阿賴耶識攝歸第七末那識，更是邪見；意根即是末那識，攝歸十八界法；識緣名色之名，包含前六識

和第七末那識；若是將阿賴耶識攝歸第七末那識，哪裡還會有緣名色之識呢？但佛說確有緣名色之識，此識即是阿賴耶識，是生命之本源，法界之實相，是出生第七末那識的真心，怎麼可以將阿賴耶識攝歸第七末那識？大法師顛倒之見若此，夫復何言！

聽到這裏，弟子非常震撼，如此知見，如此之建立見，其思已是不可思議，還有什麼可以請益和交流呢！而且其周邊幾位弟子和一位居士，一再督促弟子，說弟子不懂佛法，又說：「不要再講佛法，可以走了！」以免○○大法師生氣。弟子因此就起身合十行禮，告辭說：「多謝指教，謝謝！」就此告退。

「意識是否不滅？」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居然會成為此次求法交流之行的辯論焦點，成為○○大法師及其弟子、居士一致指責弟子的「錯誤之處」，真是不可思議。常見見在普陀山是如此的普及，難以思議；由此不得不深思導師平實先生在幾本書的序言中具名「末法孤子」的用意了！

退出方丈室後，草草用完中餐，一刻也不作停留就回杭州了。在車子即將下高速公路時，朋友韓○濤對弟子說：「從朋友的角度對你講，你應該重新考慮學佛的方向問題；因為在你們交流的整個過程中，我一直在觀察周邊各色人物的反應，對於○○大法師的觀點，大家一致同意點頭；而對你的觀點，都在搖頭，甚至指責你。總不會有這麼多人都錯，只有你一個人是對的吧！」弟子回答說：「謝謝韓總的好意，我會繼續深思。佛在《大般涅槃經》中講，佛子學法應四依四不依：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佛弟

子總不會因為支持○○大法師的觀點的人多，因為○○大法師的名聲大，就改變自己的觀念。因為我的這些觀念，已經過《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金剛經》《心經》及三法印的印證，確認體驗無誤，才敢如此肯定。不過這次求法交流之行，也確實給我有了一個教訓，今後將暫停交流求法，繼續深入經論學習，等待機會出世弘法。」行程至此結束。

願有緣之閱者，不要因為佛弟子此文的如實評論而生煩惱！

願 釋尊正法常住人間！

願三界九地一切有情早入佛道！

佛弟子 正一 合十 西元二〇〇六年元月四日

附件：充分運用見聞覺知性之意識，尋找體認離見聞覺知之真心

意識具有五別境心所法，故有見聞覺知性；亦是藉意根與法塵為緣，才能從阿賴耶識中出生的，所以是生滅法，非為法界實相，非生命本源。對此，許多學者認識不清，存在偏差見解，以為意識是不生滅的，或以一念不生時的意識為真心，從而認妄為真而與正道相違。在細心體驗轉依實相心的本來自性清淨寂滅性後，可以更加顯著地體認意識的虛妄性，遠離認妄為真的錯誤觀念，並充分運用意識的見聞覺知性這一工具，時時處處體驗真心的離見聞覺知性的涅槃寂靜，增長知見，鍛鍊

定力、發大心、立大願、意樂增上，逐步從習種性邁向性種性、道種性甚至於聖性的境界。

意識是生滅法，生滅之法滅失後，若不借助於餘因餘緣，不能重新出生。譬如水流從高處流下，水流只憑自身不能再回流到原來的處所，重新從高處流下，這是自然界的常識，也是流體力學流體的動能、勢能互換特性之一。若是要求該水流重新回流，那麼就需要借助人力、風力或者機械作功，用水車或者水泵往高處送水，將動能轉化為勢能才能成功。意識念念生滅，每晚入睡必定滅失，第二天清晨當身體疲勞消除後重又出生，故知意識是生滅法；生滅之法的生生滅滅，必有他因他緣才能實現。意識剎那生滅，於眠熟無夢、悶絕、無想定、滅盡定、正死位等五位必定斷滅。意識的念念相繼和滅失後的復現，不能僅僅依賴自身就能成功，必有其相依的、外於自身的因緣的存在才能成功。

意識的現行有哪些條件？意識在人間的現行有四個必須條件，即不壞的五色根、意根、法塵和實相心。意識依五色根觸色聲香味觸五塵，於實相心現起五塵之內相分時，方能有五塵上的法塵顯現，再由意根作意流注意識種子於根塵相觸處，意識方能於五塵及五塵上的法塵而現行。故此，意識的現行除了以上三個必須條件外，還要有五塵之全部或一二，才能有法塵顯現，然後還要有根塵相觸沒有阻隔，意根作意，意識種子及種子流注等條件。

意識的現行需要有相應的這些條件，這已說明意識具有依他起性，非為自在者，非為不生滅者，不是可以究竟自歸依者。

可以自歸依者為法界實相心，其心體恒存而不滅，對六塵萬法不貪不厭，無覺無觀，自性清淨，離見聞覺知而與意識相俱，時時隨五根六識現行而無出無入，貫穿三際卻無始際、末際，與一切有情非一非異，非俱非不俱，自性清淨卻含藏有染污種子，因為有此染污種子而恒常現行於三界。

學者求道當務之急，在於求證此法界實相心，充分運用意識的見聞覺知性，尋找離見聞覺知之法界實相心，不以意識及種種變相之意識心為實相心，不以離妄想和一念不生時的意識心為真心，也不以處處作主之意根末那識為真心；是否入道，都以是否找到實相心證驗不假作為分水嶺；茲事體大，千萬含糊不得。

意識易起易滅，審而不恒，了別性是意識的體性。意識一經現起，對所現境界必定進行了別，從而分別比較，產生種種觀點，此即是意識之了別慧。意識經分別而形成的觀點，若是以現象界的相續事相為物件，進行分別誤計而產生執著，以為此法實有不滅，以為意識所了別之物件為實有，以為能了別的意識心也實有不滅，執此不捨，產生我執、法執現象，不知意識心是生滅法，起起滅滅，無有實體性；與此相應的意識所緣之境界，實為實相心阿賴耶識所現之內相分，意識從來沒有接觸過六塵境界，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然如此，從來沒有改變過，未來也不會有所改變。

意識者，境界分段計著生。意識無論如何深細，無論處於何種定境，必定有祂所了別之境界存在，必定有定境法塵存在，意識才能存在；故意識必定有入境界和出境界的現象發

生，其所了別的境界必然是一段、一段的，所不同的只是每一段境界存在的時間長短而已。由此事實也可證明，意識的存在是一期、一期不同的，不能貫穿三世，不能攜帶善染種子至於後世，每一期的意識只是依於相應的每一世不同的五色根而存在；五色根有成住壞滅，其存在亦是一期、一期各不相同的，所以意識也是每一世各不相同的，不是每一世都同一個意識心。

意識雖是生滅法，但學者卻不能放棄意識而求道，意識恰恰是求道不可或缺的工具，即使是幹日常事務，也不能不要工具去幹活兒。學者在深刻體認意識的虛妄性、生滅性後，不再認意識心為法界實相心，然後充分運用意識之了別慧特強的體性，進行不懈地求道修道，修除與意識相應的見、思惑種子，一步一步地從習種性賢位，邁向性種性賢位、道種性賢位，甚至於入地而進入聖性境界。

不識本心，只求定境，不得解脫。定境只與意識相應，有定境必有出入，定境法亦是無常生滅之法，定境法不能成為學者求道之究竟歸依處。定境若是證得實相心後隨分而修，至三地住地心才作為主修，如此而修，方為正修。

願一切求道者不再認生滅性的意識心為真心，早斷我見、三縛結，進而證得真心阿賴耶識，現前觀察諸法都由阿賴耶識生，現觀阿賴耶識心體的本來性、涅槃性、寂靜性，願一切求道者早日入道而修道。



依自業力活——波斯匿王女善光緣

《雜寶藏經》卷第二：

【昔波斯匿王有一女，名曰「善光」，聰明端正，父母憐愍，舉宮愛敬。父語女言：「汝因我力，舉宮愛敬。」女答父言：「我有業力！不因父王。」如是三問，答亦如前。王時瞋忿：「今當試汝有自業力？無自業力？」約勅左右，於此城中，覓一最下貧窮乞人。時奉王教，尋便推覓，得一窮下，將來詣王。王即以女善光付與窮人。王語女言：「若汝自有業力不假我者，從今以往，事驗可知。」女猶答言：「我有業力！」即共窮人，相將出去。問其夫言：「汝先有父母不？」窮人答言：「我父先舍衛城中，第一長者，父母居家，都以死盡，無所依怙，是以窮乏。」善光問言：「汝今頗知故宅處不？」答言：「知處，垣室毀壞，遂有空地。」善光便即與夫相將，往故舍所，周歷按行，隨其行處，其地自陷，地中伏藏，自然發出！即以珍寶，雇人作舍，未盈一月，宮室屋宅，都悉成就！宮人妓女，充滿其中；奴婢僕使，不可稱計！

王卒憶念：「我女善光，云何生活？」有人答言：「宮室錢財，不減於王。」王言：「佛語真實！自作善惡，自受其報！」王女即曰，遣其夫主，往請於王。王即受請，見其家內，氍毹毼[毯-炎+登]，莊嚴舍宅，踰於王宮！王見此已，歎未曾有：「此女自知，語皆真實，而作是言：『我自作此業，自受

其報。』」

王往問佛：「此女先世作何福業，得生王家，身有光明？」佛答王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毘婆尸』。彼時有王，名曰『盤頭』，王有第一夫人。毘婆尸佛入涅槃後，盤頭王以佛舍利，起七寶塔；王第一夫人，以天冠拂飾，著毘婆尸佛像頂上；以天冠中如意珠，著於椀頭，光明照世，因發願言：『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莫墮三惡八難之處！』爾時，王第一夫人者，今善光是！」

「迦葉佛時，復以餽饈，供養迦葉如來及四大聲聞。夫主遮斷，婦勸請言：『莫斷絕我！我今以請，使得充足！』夫還聽婦，供養得訖。爾時夫者，今日夫是；爾時婦者，今日婦是。夫以爾時遮婦之故，恒常貧窮；以還聽故，要因其婦，得大富貴；無其婦時，後還貧賤。善惡業追，未曾違錯！」王聞佛所說，深達行業，不自矜大，深生信悟，歡喜而去！】

白話解釋如下：

波斯匿王有一女兒，名叫「善光」公主，人聰明，長相又端正，父母極為憐愛，全王宮的人也對她又愛又敬！有一天父王對著愛女說：「由於我威權力的緣故，妳才能得到王宮上上下下的愛敬。」公主回答父王說：「我依自己善業之力而活、而得到大家的愛敬！不是依靠父王。」國王連著問了三次，公主都是這樣的回答。國王聽了非常的生氣，就說：「我今天就要試試妳到底是有自己的善業力？還是根本就沒有自己的善業力？」就命令左右，在王城中，尋覓一位最低下

貧窮的乞丐。使者奉了國王的教召，即便推敲尋覓，終於找到了一位最低下、最貧窮的乞丐，帶到王宮來晉見國王。國王見後許可，即把善光公主交付予窮乞丐為妻，並對女兒說：「若是妳自有善業力，不須依靠父王的話，從今以後，未來生活所發生的事當可用來驗知。」女兒還是很篤定的回答說：「我自有善業力！」隨即和窮乞丐夫婿，相偕離去。公主在路上就問她的夫婿說：「你之前的父母還在嗎？」窮夫婿回答說：「我父親原先是舍衛城中第一豪富的長者，現在父母及居家親眷都已死盡，使我失怙、無所依靠，以至於窮困貧乏到這般的地步！」善光公主再問說：「你可還記得舊家宅院在何處？」回答說：「知道，但是房舍圍牆都已傾頹毀壞了，所以現在只擁有空地而已。」善光公主即與夫婿相偕前往故居宅院所在，巡行四周各處；隨著她所走過的地方，土地自會陷落，地中埋藏的寶藏，自然顯露出來！他們就用這些珍寶，雇人整建房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宮室屋宅，全部都蓋了起來！招聘來的宮人和歌舞伎女，很快的充滿屋中；奴工、奴婢、僕人、使喚的傭人，也是多得不可稱計！

國王有一天忽然想念起愛女來了：「我女善光，這些日子來是如何過活的呢？」有人回答說：「公主的宮室錢財，不比大王少。」國王慨嘆的說：「佛陀所說的話真實無差！自作善、惡，還得自己領受果報！」王女善光公主也正好在這一天，要她的夫婿前往王宮，邀請國王光臨家中。國王欣然接受邀請，隨即來到女兒家，看到她的家宅內，掛著、鋪著華麗的毛毯，氣派莊嚴，遠超過王宮！國王見了，歎未曾有：「我

這個女兒決非凡人，自己知道果報，所說皆是真實，而能篤定的作如是言：『我自作此善業，自受其善報。』

國王為瞭解前世善因與後世善果的關聯，即前往請示 釋迦世尊：「此女先世，作什麼樣的福業，得以出生在王家，而且身上會放出光明？」佛陀即答覆國王說：「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名『毘婆尸』。那時有一位國王，名叫『盤頭』，國王有位第一夫人。毘婆尸佛入涅槃後，盤頭王即建起七寶塔，供養佛的舍利；王的第一夫人，以天冠的拂飾，搭在毘婆尸佛像頂上來莊嚴佛像；又以天冠中的如意珠，安置在塔前的高柱上，讓如意珠的光明能普照世間，並發願說：『藉這個供養，使我將來身有光明，紫磨金色，尊榮豪貴，不墮入三惡道、八難（註一）之處！』當時，王的第一夫人，就是今天的善光公主！」

「迦葉佛時，她又以佳餚美饌，供養迦葉如來及四大聲聞弟子。那時的夫婿卻來遮止、阻斷她，妻子勸請夫婿說：『不要阻斷我！我今天已經邀請佛陀來受供，必須使得這場供養能充分圓滿才好！』夫婿最終還是聽了妻子的勸，使供養得以圓滿完成！那時的夫婿，即是今日的夫婿；那時的妻子，即是今日的妻子。夫婿以那時遮阻妻子修行布施的緣故，恒常貧窮；由於後來還是聽妻子勸告的緣故，今世要靠這位妻子，才能得享大富貴；當他若是沒有了這位妻子時，以後還得遭受貧賤的果報。善惡業種子追隨一切人，從來未曾違背或錯亂過！」

國王聽完 佛陀的解說以後，深深通達身口意行的業報可

畏，不敢再驕矜待人、自我誇大，由衷的深信佛語，對於因果報應有所了悟，歡喜的離去！

註 釋（引自丁福保編《佛學大辭典》）

註一：八難

謂見佛聞法有障難八處也，又名八無暇。謂修道業無閑暇也。一、地獄；二、餓鬼；三、畜生；四、鬱單越（新作北拘盧洲），以樂報殊勝，而總無苦故也；五、長壽天，色界、無色界長壽安穩之處；六、聾盲瘡啞；七、世智辨聰；八、佛前佛後，二佛中間無佛法之處。





✉一、《楞伽經詳解》第二輯 260 頁：【「自心自在，到無開發行」者，謂菩薩三地滿心者，能得自在而未究竟；唯至佛地究竟：離於作意，任運而行，一切行皆於自身無有功用，所應斷者皆已斷盡、所應證者皆已證盡故。……】請問：

1. 離於作意指離五遍行的作意心所嗎？那豈不是佛地只有四遍行心所了嗎？是指第七識思心所的作意嗎？
2. 無功用行，不是從八地就開始了嗎？

答：1. 作意心所有法既然攝屬於遍行心所，所以乃是遍一切識、遍一切地；八識心王皆有遍行心所有法，平實導師此處的開示乃是延續此段之前所開示的「隨入如如」的法義。佛地無垢識不只和五遍行心所有法相應，還與五別境、善十一心所法相應，所以無垢識可以獨自運作，直接與有緣眾生感應道交，直接相應利益眾生；不必如等覺菩薩以下的第八識需要靠七轉識和合運作，另起作意才能利益眾生，這樣究竟隨緣任運的利益眾生，就是佛地見分相大的無量無邊功德，不同於因地七轉識相大的功德；這段詳解文句講的是說，佛地的無垢識不必再藉六、七識的作意，就能直接運作。這個部分法義，平實導師在《起信論講記》當中有非常詳細的開示，這裡因為篇幅有限，請提問者自行請閱《起信論講記》。

2. 八地以上的無功用行，乃是指於自身解脫道無功用

行；但是於佛菩提道的進修尚未完成，對於自己煩惱障的習氣種子隨眠尚有少分未完全淨除，也需要斷除所知障所攝無始無明隨眠，還要熏修親證上地的無生法忍，以及等覺菩薩百劫修相好的成佛福德；在淨除二障隨眠無餘以後，才能說究竟清淨、究竟無功用行、究竟圓滿，所以此處說「唯至佛地究竟」。

☒二、末學在閱讀《狂密與真密》時，讀到蕭老師在破斥藏密之「遷識法」時指出：每個人的大種性自性不同，故自己的色身只有自己的如來藏方能執持，別的如來藏若欲執持自己的身體或器官移植，則必生排斥（大意如此，詳見《狂密與真密》第三輯825與839頁）。依此而言，是否民間所有乩童之「神明附身」及「鬼魂附身」均為虛假？若是，則所謂神明降壇也只是乩童偽裝或其六、七識之不如理作意了，但何以有些事可說的很準？若神明附身乃真有其事，又該如何解釋兩如來藏可並存於一色身的現象？廟裏在鬼神附身過程中，乩童總有一段抖動，此是否即兩如來藏互相排斥的現象？可否煩請師兄就佛法的觀點或證量開示釋疑？謝謝！阿彌陀佛！

答：執持有根身乃是眾生如來藏不可知執受的部分，每一個有情的有根身都由自己的如來藏執持；民間乩童的「神明附身」或者「鬼魂附身」，乃是乩童本身的末那同意鬼神末那的意志，將自己色身暫借予神明或鬼神，非真由神明或鬼神來執持；只是由乩童的末那來執行神明的指令，讓自己的色身配合。

這種所謂的「附身現象」發生的原因，大多是乩童本身與神明間的約定，或如被鬼神附身者貪著有為的境界法，或者與此鬼神在過去世有結下某些因緣，也許是透過修行、修定或者業報等等的機會來發生，在這些遠因近緣的條件下，就會有所謂的附身現象出現，但其實神明與鬼神都沒有以他們自己的如來藏來持有被附身者的色身。

對於透過鬼神的幫忙而有時斷事準確的事相來說，此乃是因為鬼神界的眾生隨著其異熟果報而擁有五通的不同而有差別，所以對於某些事情能夠了解，但也非全部了知；並且其所了解的部分也多在已經發生的事情上面，對於未來的事情也會隨著鬼神的神通境界不同而有局限，譬如鬼神附身時不能絲毫了知未來事，但天界神明來附身時則可以少分了知未來事，這是因為天眼與陰眼有差別的緣故。如同算命師對於已經發生的事情有些論斷準確，對於未發生的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偏差，這是同樣的道理。再者，有許多的乩童或者通靈者，多數是假乩，並無真正的降神或附身，所以對於事情的判斷大多用模稜兩可的回答，請問者多半會自動對號入座的認為準確，所以事後認為準確無比；因此學人當以智慧判斷之，不可迷信盲從。

對於乩童「附身」時所發生的抖動的現象，也有許多是鬼神附身之初期都會使乩身發生作嘔的現象，正是他們想要附身時被乩身意根的作意抵抗，以及被乩身如來藏的大種性自性功能所抵制的現象，但他們沒有智慧了知這個事實，所以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三、正覺同修會諸位師兄好：能於此世得聞 平實導師弘揚之如來藏正法，甚是有幸！我學佛沒多久，就因為網上一篇破斥藏密的文章而與 平實導師之書籍結了緣。從此只看 平實導師的書，不再旁求，這算得上我學佛路上沒有走太多的彎路。但因為我的家人學佛的機緣還不成熟，所以對我學習佛法不太理解，因此我在家中很難有個清淨的環境來修習無相拜佛。我想知道，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辦法來修習無相拜佛呢？或者是否可以直接修習憶佛念佛？我曾試過只想著憶佛的這一念，但容易丟失。而且心中老愛到處攀緣，不知道師兄們有什麼好的辦法能幫我解決這個問題？祝 導師與諸位親教師、師兄色身健康，願正法早日東傳！阿彌陀佛！

答：無相念佛的功夫乃是在修動中定，所以沒有說一定要如同打坐修定的情形一般，沒有要求必須在什麼場所才能修習這個法門；這是一個適合現代人的修行法門，能夠在動中訓練定力，無相念佛的功夫乃是需要動靜當中都能夠淨念相繼，並且不限時間的長短與場地的限制，若您有個十分鐘、半小時，如坐車路途中、上班中午休息時間等等片段時間，都是可以拿來練習憶佛拜佛的。並且所需要的場地不大，只要不受打擾，並不限制一定要多麼長的時間；當然長時間的拜佛能夠更快速、更深入的增長定力，若環境不許可，多次短時間的禮佛也是可以慢慢成就此一功夫，這個部分 平實導師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當中有很詳細的解說，請您再仔細的閱讀 平實導師書中的開

示，如實領納加持在書中的功德。至於場所，您可以利用臥房來做功夫，只要房間收拾清潔而不雜亂，也可以用來禮佛做功夫；也可以利用公司的會議室，在無人時舖上大毛巾來禮佛做功夫，並不限定時間與地點，諸佛菩薩也都不會怪罪您做功夫的時間與地點是否莊嚴。

至於您無法把握憶佛的念有很多種原因，您所提的部分屬於自己覺觀攀緣的心太強烈，這個部分大多是因為行者對於世間五欲之法、善惡之法的貪著較重，所以應該思惟觀察自己的習性為何？如實了知自己是什麼樣的障礙，從這個地方去調整，並且在《念佛三昧修學次第》第五章第二節 平實導師有施設了許多的善巧方便行門，讀者可以如實的閱讀思惟領納其中的法要，針對自己的情形調整；以禮佛的方式來做無相念佛的功夫，妄念可以迅速減少而深入無相念佛境界中，您可以參考試行。若您是在台灣地區的學人，建議您參加本會所舉辦的禪淨雙修班課程，由親教師針對您的情形來調整；若非台灣地區的學人，請您多多熏習書中知見，廣植福德，並祈求諸佛菩薩的攝受加持，使自己得法的因緣早熟。

☒四、請教這個大問題！十二因緣：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此十二支，今將其各用一代號表明如下：A無明，B行，C識，D名色，E六入，F觸，G受，H愛，I取，J有，K生，L老死。第八識是本體，用X代表。如果「識緣名色」的「識」是第八識的話，則C=X。

既是本體怎會到十二支裏去插一腳呢？因為此12支都是本體所生故。能生12支之本體云何是12支的其中一支呢？設： $X=A \cdot B \cdot C \cdot D \cdot E \cdot F \cdot G \cdot H \cdot I \cdot J \cdot K \cdot L$ ，也是 $X=A \cdot B \cdot \text{「X」} \cdot D \cdot E \cdot F \cdot G \cdot H \cdot I \cdot J \cdot K \cdot L$ 。故： $X=X$ （布林代數計算結果）。因之此種假設有爭議的，如果C = 六識，就於邏輯而言是通的。

答：平實導師在《真實如來藏》第十三章有開示十因緣（或九因緣）與十二因緣的差別，並且在即將出版的《阿含正義》當中有更詳細的演述，廣泛詳細的從流轉門與還滅門的角度來說明十因緣與十二因緣的異同，這個殊勝的法義，請待《阿含正義》出版後，如實領納 平實導師在書中的加持。

再者，如果佛法是可以數學歸納法或演繹法等邏輯推論出來的話，應該古今許多數學大師、哲學大師都應已經證悟了；然而現見的事實情形並沒有，所以不可以用此方法來看待佛法，那是緣木求魚之法，不可能如實親證的。佛法是需要親證的，並且在親證實相以後，因個人累劫修集的福德與定慧的多寡，所產生般若智慧的深廣而有所不同，因此勸請有心實證法界實相的學子，能夠從見修道福德的修集與定慧知見等的熏修下手，而不只是在意識心的推論上面著眼。

此外，就邏輯上言：以今生的「六識」為十二因緣中「識緣名色」的識，也是說不通的。因為名色中的「名」是指受、想、行、識這四無色蘊（參見《緣起經》），其中識

蘊已是眼、耳、鼻、舌、身、意的「六識」(參見《增壹阿含經》卷第二十八),那麼以六識的「識」支為緣又生「名色」支中六識的名,當然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又契經上說:「名謂非色四蘊,色謂羯邏藍等。」(參見《成唯識論》卷三, CBETA, T31, no. 1585, p. 17, a26)表示自羯邏藍(受精卵)位開始已經有名色了,但在羯邏藍位因五色根不具,六識尚未出生,所以此時的「名」就應該是指末那識;則識緣名色的識,非是第七識末那,同理可知。如是,十因緣法中名色所緣的識,自應係第八識如來藏;只有在十二因緣法中所說的名色所緣的識,才能說是前世的識陰六識,是以前世識陰六識的種種行的熏習,作為此世識陰六識生起的緣因,但不是生起的根本因。這部分法義,在將來平實導師的《阿含正義》書中,將會很詳細的解說,您讀過以後就可以如實的理解了。

其次**就教證上言**:佛在《雜阿含經》卷第十二中曾自述其現觀因緣法的緣起說:【我憶宿命未成正覺時,獨一靜處,專精禪思。作是念: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老死有?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有。如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何法有故名色有?何法緣故名色有?即正思惟:如實無間等生,識有故名色有,識緣故有名色有。我作是思惟時,齊識而還,不能過彼。】這就是十因緣法(或說是九因緣法)中所說的根本識,不是指意識心或六識心。意思是說:佛觀察現象界的苦,發現世間眾生不能免於老死之苦,因而

逆觀老死苦之緣起，推究至名色，再經正思惟，得一如實無間之見，謂：「識有故名色有，識緣故有名色有。」思惟至此，已是眾生此生名色之最初，了知名色是由名色所緣的另一個識來出生的；若這個識不存在，就不會有名與色的出生；這個識是名與色的源頭，萬法都不超出這個識，於是確認「齊識而還，不能過彼」，就是藉由十因緣法的逆觀而了知緣生之理。然後從源頭這個「識」再作順觀來檢查：【謂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雜阿含經》卷十二，CBETA, T02, no. 99, p. 80, c3-6）一者確定逆觀的推論無誤，二者也經由順觀而知流轉門，了知大苦聚集之緣起。另外《中阿含因品大因經》及《長阿含第二分大緣方便經》中也各記載一段佛與阿難尊者的對話，前者：【佛云：「阿難！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成此身耶？」答曰：「無也。」「阿難！若識入胎即出者，名色會精耶？」答曰：「不會。」「阿難！若幼童男、童女識，初斷壞不有者，名色轉增長耶？」答曰：「不也。」「阿難！是故當知：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名色緣者，謂此識也。所以者何？緣識故則有名色。】」（《中阿含經》卷二十四，CBETA, T01, no. 26, p. 579, c17-23）。後者：【佛云：「阿難！緣識有名色，此為何義？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入胎不出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出胎，嬰孩壞敗，名色得增長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

識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是緣，知名色由識、緣識有名色。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長阿含經》卷十，CBETA, T01, no. 1, p. 61, b8-14）佛的意思很清楚：名色是由那個入胎不壞的「識」所生，以這個「入胎識」為因、為習（集）、為本、為緣，才出生今生的名色。那這個「入胎識」非是前六識，更可確認；蓋現見無一眾生帶著前世六識來至今世，前世六識於正死位時已滅故，入胎時六識已經永滅而不可能再入住於母胎中故；否則，一切人住胎時都應該了了常知住胎時的生活與覺受，而佛所說人間意識必須依五色根為緣才能生起、運作的開示，也會成為錯誤。又前已說明佛是以眾生一期生死的現象，來觀察名色出生的源頭及老死苦的緣起源頭，終至「齊識而還，不能過彼」，則此識自非是前世的六識。而第七末那識攝在名中，亦如前述，如是此名色所緣之識、齊識而還之識，當然是這個「入胎識」，應當為如來藏阿賴耶識，因為這時意識還沒有五色根為助緣而尚未生起，當然不可能是意識心或識陰六識。

再者，眾生名色五蘊皆依這個入胎識為緣而生起，但現見各個眾生或有完好的五根身及六識，或者盲聾瘖啞五根不具。何以眾生的五根六識，勝妙及羸劣差別如是？那就是前舉《雜阿含經》卷第十二接下來的經文中，佛進一步思惟的：【我時作是念：何法無故則老死無？何法滅故老死滅？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如是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

色、識、行廣說。】就是因為過去世的六識，藉著身口意行造作種種善惡業，由阿賴耶識執藏善惡業種及六識的異熟種入胎，然後依這業種及六識的異熟種才出生了今生的名色五蘊。意思是：今生名色是由第八識所執藏過去世造作熏習的業種及六識的異熟種作為「緣因」而生的。又因為第八識是根本識，是無生的、本來而有的、是清淨的，祂雖不是以過去世造作諸業的身口意行為緣才生起的，但過去世的六識現行造作身口意善惡業行的同時，阿賴耶識又將因現行而受熏的六識種子執藏起來，而於入胎後據以出生今生的名色五蘊。由此來看《緣起經》中說【行緣識者。云何為識？謂六識身：一者眼識、二者耳識、三者鼻識、四者舌識、五者身識、六者意識。】是從流轉門的十二因緣觀來看三世十二因緣，與前面佛依眾生一期生死逆觀十因緣的「齊識而還，不能過彼」，也就沒有什麼矛盾了。

其實，十二因緣的每一支除了以前一支為「緣因」外，背後都還要有十因緣觀講的第八識為因，都要以十因緣觀的第八識為前提來作觀的，那麼十二支的流轉才能成立。試想：難道最前一支——「無明」，是憑空冒出來的嗎？當然不是！而是依第八識所執藏一念無明四住地煩惱的種子未能淨除，才說為無明。無明一定是依心識而存在的，不是自己可以獨自存在的，也不是存在虛空的，當然是要有一個第八識使無明依附著；離第八識就沒有無明可以依附了，死後又將如何使有情各有自己厚薄不同的無明

存在？所以無明一定是依心識而存在的，在一切證悟菩薩的現觀情況下，也證實法界的真相本就如此的。其餘各支，亦復如是。所以說要以十因緣法講的第八識為因，十二因緣的識緣名色的識陰六識導致後世的識陰六識出生的說法，才能成立。

☒五、導師慈悲，諸位菩薩慈悲，能不能將親教師所講的禪淨雙修課程的內容錄下來放在網上，供我們這些大陸的弟子們下載後觀聽修學，以便能更好的慈悲救渡我們這些業障深重，卻一心向道、勤求正覺，但是福慧淺的弟子們。

答：平實導師所施設禪淨雙修班的教材內容，有很多是無法透過文字表達清楚的，必須有親教師隨時攝受解惑，如同問題三所說，所以才需要有禪淨雙修班共修的必要。因為目前在此界的學佛者當中，大多數是新學菩薩，需要善知識的攝受。本會禪淨雙修班二年半的課程當中，不只是親教師在課堂上的開示，還有很多小參的機會，透過自己平常在家中練習無相念佛、憶佛拜佛的功夫，並且透過與親教師小參解惑，攝受觀察學員因緣成熟與否，以及學員自己習氣性障等等無明遮障的修除，這是需要許多的條件互相配合，不是單只一項就可以成就的；並且有許多的法是需要學員自行體驗證實的，若書之於文字，則會讓學員喪失親自體驗的機會與功德受用；也因為娑婆世界眾生的習氣剛強難化、智慧淺薄、福德不夠，所以得須因緣具足，並親自體驗，才能夠信受諸佛菩薩的開示，因此 佛才告誡我們當隱覆密意而說。

但是 平實導師慈悲，體諒遠地有緣佛弟子無法親近共修，因此出版了很多書籍，作為補充熏習的幫助；且這些書籍有許多是免費結緣的，並且施設正覺電子報的免費訂閱，無非都是在為因緣福德不足的學子廣設方便，所以我們目前整理出來印行成書流通者，多是 平實導師講經的課程，整理成為文字印行流通。所以勸請大陸的佛弟子們，在正法因緣還沒有在大陸廣泛成熟的時候，努力的為正法的因緣成熟而護持、而努力；就如同佛菩薩在經論中的開示，讓我們修學佛菩提的善淨業，經努力護持而轉令緣熟，讓障礙佛道的遮障，使其轉令緣缺，更進一步能降伏消除之，證悟的法緣就自然會漸漸成熟了！自己平常則是努力的修集定、慧、福德的資糧，並且漸除自己障道的習氣，聞熏正確的知見，同時廣傳正法的知見給其他學人，使正法能讓更多人聞熏。目前同修會也針對極力護法而有成績的大陸學人，特別個案審核而給予來台參加禪三的方式，作暫時性的補救措施；祈願大家努力護持正法，以及諸佛菩薩的加持攝受，使內陸正法的因緣提早成熟，如此才是最快、最有效、最普及的方式。如同前幾期般若信箱所答一般，此處再多勸請大陸佛弟子，對於自己，對於大環境，都要努力推動，以使正法的因緣成熟，使世尊了義究竟正法，能早日於內陸廣傳開展，利益大陸有緣的同胞們。

☒六、請問有關《緣起經》所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之疑惑：弟子近日於「十方論壇」網站上閱讀有關〈請問十二

因緣法的→『識』？〉一文中，諸位菩薩大德之解釋，以及閱讀導師之相關著作及上課之講解後，讓弟子對十二因緣法以及「識緣名色，名色緣識」之「識」為阿賴耶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但弟子最近在看《緣起經》時，經中說：【行緣識者。云何為識？謂六識身：一者眼識，二者耳識，三者鼻識，四者舌識，五者身識，六者意識，是名為識，識緣名色者。云何為名？謂四無色蘊：一者受蘊，二者想蘊，三者行蘊，四者識蘊。云何為色？謂諸所有色，一切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此色前名總略為一，合名名色，是謂名色。】為何經中會說：【云何為識？謂六識身：一者眼識，二者耳識，三者鼻識，四者舌識，五者身識，六者意識，是名為識。】而並沒有說「識」是阿賴耶識？

又經中後文又說：【云何為名？謂四無色蘊：一者受蘊，二者想蘊，三者行蘊，四者識蘊。】識蘊指的應是前六識（或者方便說為前七識），既然「名」已包含識蘊，又說識緣名色之「識」為六識身，若「六識身」指的只是前六識，焉有自己（六識）為自己（六識）所生之理？是否此「六識身」有更深的涵義？弟子為此遍查經論，百思不得其解。恭請講堂諸位菩薩親教師能慈悲為弟子解惑，弟子感激不盡！

答：如問四所答，一般未證實相的凡愚皆不了解十因緣與十二因緣的差別，甚至初悟的七住菩薩也了知有限。因緣法甚深難解，唯至佛地才能完全了知其中的道理，地上菩薩則

能多分的了知，且阿含部不只《緣起經》有提到緣起法，您若讀《長阿含經》卷十中的《大緣方便經》，當時阿難尊者誤認為緣起法是容易理解，並不是很深妙的法，佛卻對阿難開示勸告：【止！止！勿作此言，十二因緣法之光明，甚深難解。阿難！此十二因緣難見難知，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未見緣者，若欲思量、觀察、分別其義者，則皆荒迷，無能見者。】就知道不是一般凡愚所能了知的，這個部分的法義，您若詳讀問四的說明以後，應該可以正確的理解了；如果還不能正確的理解，您可以請閱《楞伽經詳解》來細讀，或者請您期待今年十月底平實導師的《阿含正義》出版，其中有更為詳細的開示說明。但平實導師曾經在此書出版前，先私下指導有緣者如何了知識緣名色四字所說的識字，是指六識心或是第八識：「凡是十因緣法，或是在說明名色從什麼處出生時，這個識字都是指第八識；若是在流轉門的十二因緣法中說的名色所緣的識，這個識字都是指識陰等六識。」這個要領，在《阿含正義》出版之前，提前披露出來，有助於佛門四眾對因緣法的深入理解。就以您的問法因緣而作這個回答，以您請法而利益大眾的功德，迴向您早證因緣法的正觀。

- ☒七、有一天中午，在素食館用餐，因看到一位尼師也在現場，所以就幫她付了午齋的費用。之後她很高興的過來打招呼，她問我在哪裡學法，當告訴她，是在蕭平實老師座下修學時，尼師（她說早期是在佛光山常住）臉上的笑容減少

了許多，她說：「有人在你們那兒學無相念佛，如果死掉了，阿彌陀佛來接引，請問他要不要跟阿彌陀佛去極樂世界？」我說：「當然要去啊！」她按捺不住怒火：「你們不是說無相嗎？既然都無相了，甚麼都無相了，全部都沒有了，還有阿彌陀佛？還有極樂世界嗎？那請問要去哪裡？」隨即起身甩頭就走；因為想不到她會對無相念佛誤會這麼大，當時措手不及，也沒時間進一步解釋，實在很遺憾！

想到正覺同修會無相念佛、拜佛法門之殊勝善巧，不但能讓學人短期內在行門功夫上得力，也能使人淨念相繼而不斷絕，往生極樂絕對有把握；而且又能於短期內在芸芸佛教徒夢寐以求卻又不敢奢望的『定慧等持』上駕輕就熟（一味的情解思維，不履踐實證者除外），那就更遑論有人連『定慧等持』的名相都一頭霧水了。雖然能否值遇了義正法，並且又能夠正確的聞、思、修、證，牽涉到個人的因緣果報，是既現實又無奈的事，但明知很難為，卻不能不為；所以想藉般若信箱，請親教師針對此一問題，回答會外人士同樣有此疑問者，並祝願那位有緣的尼師，能早日領納佛法旨趣、解行相應。阿彌陀佛！

答：顯然這位尼師對於平實導師《無相念佛》與《念佛三昧修學次第》書中的內涵沒有認真讀過，更不用說如實瞭解了，因為《念佛三昧修學次第》書中141頁說明得很清楚：【這種念佛是相對於事俗認知的有相而說無相；一般念佛法門是有聲音、形像名相，譬如：持名念佛，觀想念佛，

觀像念佛，這些都是有相的念佛。無相念佛是在心裡憶念、想念，是遠離世間的有相而念佛。這種念佛方法是從古至今本來就存在，但被許多念佛人忽略了，因此失去了提昇念佛功夫的大好因緣。我們為了利益廣大的念佛人，也為了弘傳之故，所以施設了無相念佛的名稱，藉此和有相及實相念佛作為區別。】所以無相念佛是念佛的淨念一直都存在著，不是沒有憶佛的淨念而空無所有。那位尼師沒有這種功夫，所以誤以為是空無所有了！假使她練成了無相念佛的功夫，就不會這樣誤解了！

再者，您所遇到的情形也代表這位尼師對於唯識種智中的「表義名言、顯境名言」的知見熏習不夠，對於語言文字的瞭解有其侷限性，雖然平實導師在書中說明得很詳細，但是就是有些人無法讀懂；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只能隨緣解釋了！這是末法眾生根器的問題，許多人對於經論的誤解也是一樣的道理，很多人對於佛菩薩及祖師的經論都不能如實理解，更不用說要法隨、法行了。

平實導師的悲心也是如同古時候的諸佛菩薩一般，一再的透過施設種種方便善巧來攝受這些有文字障礙的眾生。但是我們也是要安忍於這樣的現象，因為在這末法時期眾生的根性本來如是，此乃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正覺學人對於情執深重、見取深重的眾生，我們也一樣不放棄，就如同《不思議光菩薩所說經》中的例子，賢天菩薩面對這些無緣眾生的情形一樣的心態與作法，現在緣缺而沒有

辦法攝受的眾生，就保持善淨緣不斷，留待他日緣熟，當他因緣成熟的時候再來攝受；現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的攝受因緣已經成熟的三賢位菩薩們，讓這些信力、福德、慧力具足的菩薩，得以領受到無相念佛等法加持的功德，使其能夠因此法門而趣向菩提的親證。

再者，這個現象其實也是近百年來許多大師，對於念佛法門錯誤教導的後果，將念佛法門的殊勝侷限於只有持名念佛而已。例如 彌陀世尊攝受眾生，發願往生極樂世界的眾生，三輩九品普皆攝受，所潤攝的眾生之廣大，慈悲之無比，乃十方諸佛所讚歎者；但有許多的淨土行者因為師父教導的知見錯誤，妄自菲薄、看輕自己，也縮小了彌陀世尊的許多大願，卻以小心小量的心態只取受下品下生，而不知只要依照經中的開示去行，上品上生乃是容易或可以達到的，無奈的辜負了 彌陀世尊的慈悲，這乃是末法眾生根器與心量狹小的具體表現。所以在此勸請淨土行者能夠發大心，不要執著語言文字相，若念佛只有持名念佛的話，那就是縮小、侷限了淨土念佛法門的功德。平實導師在《禪淨圓融》裡面有開示：【佛法上的一切修行法門，都要匯歸於禪與定；而一切佛法法門修行的結果，都要匯歸於淨土。所以淨土這個法門並不是只有持名念佛而已，但以持念阿彌陀佛聖號求生極樂世界為主要的代表。】就說明了淨土法門的行門殊勝與果位殊勝，無相念佛功夫的施設就是以此參禪與修定的行門，進而能夠成就實際圓滿淨土的果位，乃是一非常殊勝的行門。

並且無相念佛的功德不只是能夠在定力上面增長，就如同《楞嚴經》卷五〈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光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所以無相念佛的功德乃是可以如經上所說的「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所以祈願各位修此法門者，能夠如實親證體會此一行門的殊勝功德，再施設各種的方便接引有緣佛弟子。

否定無相念佛，其實是在否定〈念佛圓通章〉的憶佛念佛大法，這是有大過失的謗法行為。因為憶佛方式的念佛法，其實是無語言文字的；當然也可以是有語言文字而在唱佛號同時想佛、憶佛的，但在死亡時，呼吸停止了！還能如同生前把佛號唸出來嗎？而且，真正的念佛，不是以佛號為主的，這在《觀經》中已經有很清楚的說明了！只是那位尼師讀不懂罷了！希望藉這機會再加以解說，使更多人可以瞭解念佛的真義：想佛、憶佛。

若以《觀經》講的下品下生人不能念佛的情況來說明，就容易瞭解了：【……如此愚人臨命終時，遇善知識種種安慰、為說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歸命無量壽佛』。」如是至心令聲不絕，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佛』。稱佛

名故，於念念中，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這意思是說，念佛是要在心中想念著佛，而不只是口中唱唸佛號；口中唱唸佛號（稱佛名）並不等於念佛，所以才會有這一段經文：「汝若不能念彼佛者，應稱『歸命無量壽佛』。」意謂：你假使已經不能憶念阿彌陀佛的話，應該在口中稱道：「歸命無量壽佛。」若沒有文字障的人，讀了這一段佛語開示，就知道唱或唸佛號都不是念佛，真正的念佛是在心中想念著佛。當然，在心中想念著佛，不論是有佛號或無佛號時，都是可以的；但若因為沒有佛號就無法想佛、憶佛，那就是功夫不夠好；若是沒有佛號時也能繼續不停的想佛、憶佛，就可以在與人說話時也同時在念佛，功夫就更好了；而且這時是與定力相應的念佛境界，當然更可以是決定往生的。

所以，念佛的意思被大師們普遍的錯誤解釋以後，就變成唱誦佛號才是念佛了！其實都是與《觀經》中佛陀的開示相違背的。我們只能說那位尼師是被誤導了，或者並未被別人誤導，根本是她自己誤解念佛的意思了！而且，〈念佛圓通章〉大勢至菩薩說的是憶佛方式的念佛，不是唱誦佛號方式的念佛，那位尼師還沒有深入念佛法門，她誤會念佛的要義，也是可以理解的。

☒八、《楞伽經詳解》第二輯256頁：【意根末那唯入法塵一法……不入色等五塵相分……譬如末那雖能觸內五塵相及法塵，而不能細膩了別……】請問：

1. 「末那唯入法塵一法」，此法塵僅指內塵？還是內外法

塵皆指？法塵唯內？還是內外皆有？

2. 末那能不通過法塵而直接觸內五塵嗎？內法塵和內五塵是同時而起的嗎？還是「因內相分五塵與意根末那相觸，轉生法塵」？（《楞伽經詳解》第三輯26頁末行）
3. 眠而無夢等位無意識，然依然有內六塵為末那所觸嗎？（《楞伽經詳解》第六輯99頁：「藏識恆與外五塵俱在，恆生六塵內相分」）
4. 末那一觸內塵時即能了別，還是要到五遍行的「想」心所才分別？或一直到五別境的「慧」心所才分別？意識呢？

答：1. 法塵是如來藏所現相分，是如來藏變現似外五塵境之內相分五塵境上所顯示的法塵。雖然依所對境來分，有色法塵（如見分對五塵相分境上，依其境而生起之法塵），及心法塵（見分不對五塵境，純由見分之所轉生相應之法塵，詳請參閱本電子報第10期正香居士著〈略說法塵〉一文）。但不論色法塵或心法塵，都是唯內無外。

2. 因末那只緣法塵，就是只能在五塵境是否有重大變動上作了別；而法塵又在內相分五塵境上顯現，所以說末那觸內相分五塵境，而在五塵境上的法塵作了別。然因末那慧劣，於了別法塵而知五塵境有重大變動時，即喚起前六識進一步詳細分別。所以 平實導師在《楞伽經詳解》第三輯第26頁末行所說：【阿賴耶依色陰及不壞命根之六根，能變生內相分五塵，因內相分五塵與意根末那相觸，轉生法塵，故六識俱起；六識俱起故十八界具足，萬法生

焉。】即在說明此一過程。蓋六識既起，必因末那已就法塵加以極粗的了別，而作意令六識現起故。

3. 五無心位中之眠熟、悶絕、無想定、滅盡定四位，如來藏仍藉五扶塵根攝受外五塵，仍在五勝義根處生起內相分六塵境，末那識亦仍不斷對法塵境作了別，故能於後時醒覺或出定。但在正死位，因為五根（尤其是五勝義根）已壞，如來藏不能再藉五根變現內相分五塵境，亦無法塵現起供末那了別，此時末那必作意令阿賴耶識出生中陰身，末那再與阿賴耶識捨身駐到中陰。

4. 雖然五遍行的「想」心所就是了知，但祂的了知僅在境界上，就是在末那觸內相分法塵境的境界上；猶需依賴祂自己很粗糙的五別境「慧」心所運作，才能就所緣法塵境所代表之五塵境是否有重大變動而生起分別，才能作下決定：要或不要喚起意識覺知心來了別。末那如是，意識亦然；但意識的想心所，主要是在剛觸知法塵或六塵境界時的心所法，只是對六塵極粗的了知，都屬於境界受的部分，但已是比末那的了別詳細多了。至於意識的別境慧，那已是詳細了別六塵境以後的事了。

☒九、《楞伽經詳解》曾提到：【既有「名」意根為第七識，復因五色根未成故無六識，復有能緣名色之識，則此能緣名色之識非第八識而何？】《楞伽經詳解》第七輯第77~78頁：【故說還滅門中所言之名色緣識之識者，乃是第八識也，絕非印順等人所說之前六識也。阿含中，尚有餘經專說「識緣名色，名色緣識」者，亦謂第八識也。】同頁：

【十二因緣流轉門中識緣名色之識者，乃謂六識。】第79頁：【此說十二因緣之流轉門——識緣名色之識謂六識身。】第84頁：【佛說流轉門之十二因緣，所說十二支中識緣名色之識謂六識身，還滅門之十二因緣支中識緣名色之識亦謂六識身，而逆推至無明支時所說名色緣識、識緣名色，互相增長廣大之識謂第八識。】請問：

- 1.以前一直講名中已有第七識，名即七識，故緣名色者只能是第八識；若說逆推至無明時，無明亦依第八識而有，乃至每一支皆依第八識而有，也能理解；然說順逆皆是六識身，那麼，名色中的六識與此不成了自緣自了嗎？而且，置第七識於何處？第八識怎麼辦？
- 2.識緣名色即識去投胎，與名色結合。受精卵位名色，名中唯第七識、六識已斷，已斷之六識怎可投胎？
- 3.六識身即前六識嗎？

答：同問四與問六所回覆，其實在您所舉出的《楞伽經詳解》第七輯已經說明得很清楚，平實導師有從流轉門與還滅門的智慧來演述，在後面的論文有舉佛在經典的開示：「是名色因、名色習、名色本者，謂此識也。」並加以演述正義，點出了名色「之根、之因、之本」的要點，也舉出經上所說十因緣法的「齊識而還，不能過彼」等義理，若您還不了解，請等待平實導師即將出版的《阿含正義》中之開示。但是在您讀過問四的詳細說明以後，應該已經釋疑了才對。



請大家發心救護佛弟子

佛說一切粗細意識皆意、法為緣生，說意識覺知心是有生有滅的無常法，而常見外道卻堅持意識覺知心是「常而不壞」的心，所以被稱為**常見外道**。那些極力誣謗平實導師是外道的大法師們，卻都是以常見外道的離念靈知意識心，作為他們開悟證道的內容，與常見外道完全相同。他們被平實導師判為常見外道以後，至今仍然無法證明他們的離念靈知不是**常見外道**的意識心，請問：誰才是真正的外道？

但平實導師不但破斥那些以外道法作為開悟證道內容的人，而且以佛所說的第八識如來藏作為開悟證道的內容，並且教人親證如來藏，也確實有許多人因此而證得如來藏。依此事實來判斷，誰才是真正的外道？就很清楚了！請大家索取平實導師的書，詳細的比對經典，給予最嚴格的檢查；並將誹謗平實導師者所寫的書，也取來加以檢查，您就會很清楚的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外道？

佛說：外於真心如來藏而求佛法的人，就是心外求法的人，就是外道。外於真心而求佛法的佛門外道，卻振振有辭的誣謗弘揚佛如來藏真心的平實導師是外道，無非是想抵制佛所說的究竟了義的如來藏真心，想讓大家都無法知道佛的

如來藏勝義，消滅大家證道的機會。至於誣謗 平實導師是外道，則是他們設計的障眼法，讓不知內情的人，在尚未閱讀 平實導師諸書法義以前，先相信 平實導師真的是外道；有了先入為主的觀念以後，就不肯再閱讀 平實導師的正法書籍，就會被那些佛門中的常見外道永遠瞞騙。其實他們誣謗 平實導師的目的，是想讓大家都失去親證如來藏的機會、失去證道的機會。

《華嚴經》中說：**證得阿賴耶識者就是親證本覺智的人。**佛又在大乘經中說：**親證阿賴耶識者名為聖人。**佛又說**阿賴耶識心體就是如來藏。**現在那些沒有證得如來藏而落在常見外道意識境界的凡夫、大法師們，為了名聞或利養，卻顛倒事實而誣謗親證如來藏的賢聖，卻顛倒法義大是大非，公然否定如來藏勝法，那是捨壽後一定會下墮無間地獄的極重罪，大家都應該把這道理說給佛弟子們知道，救救廣大的佛弟子，以免他們誤犯無間地獄罪。請大家把這張救護眾生的文字，廣貼在佛弟子看得到的地方，救救廣大的佛弟子！





正覺電子報

發行：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

編輯：台北市佛教正覺同修會編譯組

地址：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 277 號 9 樓

網址：成佛之道 <http://www.a202.idv.tw>

訂閱：<https://www.enlighten.org.tw/epaper>

電子信箱：awareness@enlighten.org.tw

電話：台北講堂 (02)25957295 (總機)

台中共修處 (04)23762138

台南共修處 (06)2820541

新竹共修處 (03) 5619020

美國洛杉磯共修處 (909) 595-5222

◎ 免費贈閱，有著作權，非經本會

或作者同意，不得轉載或刊印◎

2006 年 6 月 10 日網路電子版出刊

初版四〇〇〇冊

佛說三乘佛法，在在處處皆說有一不生滅
斷常之空性，當知此一空性非無常空、非
緣起緣滅之斷滅空。

—— 平實居士 ——

In the teachings of three-vehicle Buddhism, Buddha reiterates that there is an emptiness-nature, which is neither arising nor ceasing and is neither permanent nor annihilated.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that this emptiness-nature is neither impermanence-emptiness nor annihilation-emptiness which results from the arising and ceasing conditions.

—— Pings Xiao ——



解脫道的四聖果立：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和阿羅漢，原以斷我見為基礎，進一步斷除惡感。

佛菩提道則原以明心為基礎，由於福慧的圓滿，最後證得究竟佛果。

目前的佛教界，鑽研佛法的情形非常普遍，幾乎當道統以道權智的檢量，領導正覺同修會總裁普濟慈雲，介紹佛法二主要道：解脫道與佛菩提道，據佛教的法義與道次第清楚呈現在世人面前，在當今佛教界中，極為稀有難得。

正覺電子報亦復如是，闡述佛法正義與修證經驗，普願有緣的讀者均能深入甚深法義，自滾滾也，終能證得究竟的佛果。